金匱要略方論本義

腹滿寒疝宿食病脉證治第十

論一首　脉證十六條　方十二首

趺陽脉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便難。兩胠疼痛。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

按腹滿者。氣病也。內經載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于血脉之中耶。藏腑之內乎。岐伯曰。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黃帝曰。願聞脹之舍。岐伯曰。夫脹者。皆在于臟腑之外。排臟腑而郭胷脇。脹皮膚。故命曰脹。觀乎經文。知脹爲氣病。凡胸脹腹脹。雖各有畔界。要皆可以致逆成患矣。排者排擠之。使臟腑若無所容也。郭者充實之。以胸脇爲邪郭也。經之形容邪氣橫塞于腹裏。乘其空虛。盤踞之情狀。顯然也。然果何以致此乎。內經又載黃帝曰。脹者焉生。何因而有。岐伯曰。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脉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臟更始。四時循序。五穀乃化。然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

病雖已而病氣則聚聚之久而大病成矣

合爲脹也然則脹者氣逆也氣逆者爲厥氣在下也氣逆者寒氣也寒氣逆上與正氣相攻搏而後失其榮衛循行之常度斯橫暴泛溢而爲脹滿也此腹滿之所由來也然內經何以言五臟六腑皆有脹岐伯曰心脹者煩心短氣臥不安肺脹者虛滿而喘咳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悗體重不能勝衣臥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髀痛六腑脹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于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則飧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䐜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癃三焦脹者氣滿于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膽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是又五臟六腑皆可病脹而脹病果何以定其歸着耶內經復爲明其歸着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有病也雖然其病將已時故當病氣聚于腹也觀此知脹病必責在脾胃此一臟一腑實爲五臟六腑之病源不可不于此加意未病者善節飲食已病者善調脾胃斯治脹病之要訣也仲景所以論脹病首辨之于趺陽脈趺陽

趺足陽明胃脉也胃陽盛旺則營衛條暢流行無滯而太陰之脾亦必相附而兼盡表裏體用之道一輸一運周身內外無不充達何有于厥氣在下寒氣逆上而爲脹乎惟診之而趺陽脉微且弦此所以法當腹滿也陽微則氣不足氣不足則行而多阻此脹之本也兼見弦脉弦則緊也緊則寒氣逆上之徵也胃陽既弱則下陰漸起再內而命門火衰外而寒濕邪乘而弦緊寒脉見于趺陽陽明之部其陽弱而陰强可知矣此所以厥逆之氣伏而在下而陰寒之氣逆而僭上爲脹爲滿見于腹裏排擠臟腑郭胸脇正氣窒閉邪氣瀰漫滋甚也仲景所以明其法當腹滿無非以理決之耳然又有腹雖不甚滿而便難者則內經所謂胃脹者妨于食大便難也食既妨入便自艱出上下不宜通之象也甚且氣化不行而小便亦有難者仲景不當言大便而言便難省文也二便艱難兩脇必疼痛此正脹病之真情狀也時醫或見其脹滿多認爲實而惟以快利之藥下之爲當矣不知正有說焉仍以內經明之內經云凡此諸脹者其道

在一明知順逆鍼數不失瀉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氣真不可定麤之所敗謂之夭命補虛瀉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足脹病雖不一而治法維一一者爲何明其虛實而已實者邪實而或兼于熱虛者正虛而必本于寒況脹滿之原原于厥陰之氣自下而上未有不寒不虛而能成脹者也縱有實熱之標終不離虛寒之本顧可悞認爲實爲熱而混理之乎仲景必明爲指示之曰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非明乎虛實之義而以神去真亡粗工敗事爲深戒者烏能言簡而意該如此乎言用溫藥溫其寒也而補之意不必再言矣所謂久塞其空謂之良工者乎非仲景何人足勝任愉快也乎

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爲虛痛者爲實可下之舌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

按仲景遂就外證而辨其虛實寒熱爲脹不同如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爲虛痛者爲實蓋徒爲無形之虛氣

痛證虛則按之無物，何痛之有？倘挾有形之實物為患，如宿食在胃，疝氣在小腹等是也，按之有物阻碍于腸腑之側，焉有不痛者乎？此于按之痛否以決其虛實之法也。然虛固正氣虛也，實亦邪氣實也，虛者固不可下矣，實者即遽可下乎？蓋實邪之中，亦有寒熱，惟既實而復熱，方有可下之道。如但屬寒，則無論為虛為實，俱無可下之理也。又于何辨之？仲景辨之于舌。舌白為寒，舌黃為熱。腹滿而舌黃，知其人邪實而熱盛矣，在可下之例者也。更必問其曾經下否，如已經攻下，尚當斟酌，必舌黃而未下者，乃可下之也。下之所以去其熱也，而黃因熱結，熱滌而黃自除，氣自消，脹自愈矣。此治實邪挾熱之腹滿諸法中易為力者也。

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為寒，當與溫藥。

㊟再或其人腹滿，或服下藥，或服補藥，有時減退，未幾旋腹滿如故者，則不可作實與熱之治也。仲景明此

爲寒見裏寒總無下法惟有溫藥與服虛者以溫中補氣爲義實者亦以溫中行氣爲義乃治氣寒腹滿第一善法也仲景特爲標出婆心切哉

病者痿黃躁而不渴胸中寒實而利不止者死

按脹病之虛實寒熱既有以辨之矣然又有虛而似實寒而似熱者尤不可不審也如病腹脹滿者身體痿而肉色黃有似乎瘀熱在裏之發黃也兼以燥煩不渴又似熱盛于上也不知于痿于不渴即可辨其虛寒之甚矣痿者氣散而陽衰也不渴者寒凝而陰燥也此胸中寒氣充塞欲成無陽陰獨之證故見不渴不發熱而燥煩之證明是傷寒論中陰躁之危機矣此時急爲回陽補中尚可援救于萬一若再兼下利不止則陽絕于上陰亦脫于下矣此必死之徵也可不慎歟此又辨虛實寒熱于眞假之間至微者也

寸口脈弦者即脇下拘急而痛其人嗇嗇惡寒也

按此條乃寒
中下焦湯而
上後世人以
中焦二字誤
見病在于裏
故仲景示以

按但脹滿之病又不盡因內挾厥寒之氣于下也亦有外因寒濕之邪湊合爲患者亦必于脉證間辨之如診之其人寸口脉弦者知其脇下即有拘急而痛之證何以言之弦即緊也緊即寒邪也于寸口上部之脉見弦知有外感之寒襲人而與腹裏平素厥寒之氣相雜爲患也所以不待關部見弦而脇下已拘急作痛蓋表裏寒邪相固冱而其人之陽虛氣弱不待言矣再諦之其人必嗇嗇惡寒寒在表故惡寒寒在裏故脇下拘急而痛此又脹滿病之另一因也又不可不合表裏而辨其脉證方能兼理之不悞也

夫中寒家喜欠其人清涕出發熱色和者善嚏

按再爲明其表裏之寒寒中于表則謂之中寒家可也于何辨其證仲景爲明示之曰夫中寒家喜欠其人清涕出發熱色和者善嚏是也寒邪鬱于皮膚則營血滯而衛氣閉精神必倦怠筋骨必拘急所以喜欠也肺主皮毛皮毛受寒肺爲之合外寒鬱者內熱必生其人所以清涕出而發熱也若但爲外感之寒其

解注曰夫中寒者善欠呼去欠欠氣相引也陽遏不舒故善欠以泄之

腹滿不滿寒生滿也肺合皮毛故知其寒中于表發熱身嚏者經云肺氣通乎肺氣猶天爲陰凍而發雷電也

內無病，故色和，且寒鬱于肺，熱生于裏，有時發洩，白鼻作聲，故善嚏。此諸證俱爲外感寒邪者言也。外感寒邪，于脹滿病何與，以脹滿病其中亦有內外合邪者，故必明辨乎外中寒之證，所以爲內中寒之應也。不然，在傷寒論中，太陽寒傷營，已論之詳，何乃復見于此乎。

中寒，其人下利，以裏虛也，欲嚏不能，此人肚中寒。一云痛

按若夫腹裏有寒，乃脹滿之根也，直謂之中寒而已矣。中寒豈一朝一夕之故，其人胃陽失治，脾上之令不行，轉運不能，給陰陽不能分，下利所以爲常也。其裏之虛寒可知矣。即兼有外邪，如前條欲作嚏以宣陽氣，而陰寒內甚，陽氣微弱，欲振拔于羣陰，而稍見聲響，亦不能也。如周赧漢獻，久倒權勢，雖欲虛作一令號召，豈可得乎。此以知其人肚腹寒邪，積之有素，斯與外感之寒，互相膠結，勢不可破，根不可拔，即欲剪除羣雄，而王室已不可復興，惟有正邪兩敝而已，可勝惜乎。

經云臍上屬心臍下屬腎臍左屬肝臍右屬肺當臍屬脾故繞臍痛者脾病而穀氣不行也

此衝動者即類奔豚也

夫瘦人繞臍痛，必有風冷，穀氣不行，而反下之，其氣必衝，不衝者，心下則痞。

【按】脹病寒邪，既合內外為辨矣，猶必合上下為辨。臍以上腹也，臍以下少腹也。腹滿之寒氣自下逆上，未有不根于少腹者，故胃陽弱則責在腹，腎陽弱則又責在少腹矣。如瘦人繞臍痛者，此虛寒從下而上之明據也。瘦人血虛多熱，本不易致寒冷之氣下積，然瘦人肌肉单薄，風冷之寒氣易于侵襲而入，今繞臍見痛，必有風冷之邪乘之，而穀氣乃不行也。穀氣胃氣胃陽若旺，何至為風冷迫處，其氣不行，腎陽若旺，何至為風冷襲入，合而不去，則其人陽虛氣弱，寒邪不惟合內外交侵，且欲聯上下為一體矣。溫藥服之，尚恐遲慢，況反下之乎。下之而陰寒之凝聚于下者，必更衝動而逆上。經所謂厥氣在下，寒氣逆上也。即有不衝者，亦必寒藥復結寒于心下作痞矣。在下繞臍，既有風冷之寒，在上心間復有作痞之寒，一身上下，

皆陰寒踞處。陽令正氣。全不能宣布流通矣。焉得不脹滿乎。焉得不下墜而爲寒疝。停留而有宿食哉。總由少陰陽明。二陽衰弱。故諸陰驕盛也。主治者。可不以扶陽抑陰爲義。神否泰轉移之術乎。此斡旋乾坤。維持世運手也。豈止醫治一人之身。淺鮮之道也耶。

病腹滿發熱。十日脉浮而數。飲食如故。厚朴七物湯主之。

厚朴七物湯方

厚朴半斤　甘草三兩　大黃三兩

大棗十枚　枳實五枚　桂枝二兩

生姜五兩

此條固是預治之法然亦爲有實熱在内作脹者立法也非謂凡脹病初起皆可用學者詳焉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溫服八合日三服嘔者加半夏五合下利去大黃寒多者加生姜至半斤

按論脹病至此陽虛是其本原寒逆是其正病而勾合外邪又其勢所必至于是初則正虛邪實繼則邪正俱衰甚則正日竭而邪不退減遂成胸中寒實下利不救之證非救之不早之故乎仲景乃于脹病初見端倪之時即立一法早爲圖維其示人曰病腹滿發熱十日脉浮而數飲食如故厚朴七物湯主之言腹滿發熱十日則病在初起未過十日寒逆雖在下而上原有邪熱可知也所以脉得浮數浮數而發熱假外感風邪之證矣不知浮數而發熱卻無頭痛項强惡風等證但見腹滿則腹裏停滞有形之物蘊釀作熱氣向外洩所以脉見浮數而證爲發熱惟其無外邪故不見中風他證也再諦之飲食如故則雖有胃虛氣弱之由而未如至有妨于食之甚也未雨綢繆首在調和胃氣消泄停滞以厚朴溫中下氣爲君佐

以甘草大棗以補胃。桂枝生姜以益陽。大黃枳實以爲開破除滌。爲調胃承氣之理于其中。服法嘔者加半夏。利者即去大黃。寒多者倍生姜。雖意在行氣。消脹。而其實理胃升陽之義居多也。此爲脹病初發預治于早。蓋若是之顧慮虛寒也。脉數身熱尚如此。其脉沉遲而身不熱者。其急爲溫中補氣。又何待言乎。

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附子粳米湯主之。

附子粳米湯方

附子一枚炮　半夏半斤　甘草一兩

大棗十枚　粳米半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故仲景即爲續出一法云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附子粳米湯主之。正爲虛寒有積溫補之

中兼開行之治立法也。附子之性溫而帶走，以溫爲溫，以辛爲行，佐以半夏辛燥，亦兼溫與行之用。甘草大棗煮以粳米，俱爲胃家生津益正起見，則爲脹滿顧慮虛寒者，至諄切也。何世醫不遵，而動用攻下，致成危殆也哉。

痛而閉者，厚朴三物湯主之。

厚朴三物湯方

厚朴八兩　大黃四兩　枳實五枚

右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二味，取五升，內大黃，煮取三升，溫服一升，以利爲度。

按仲景又出厚朴三物湯一方，云痛而閉者主之。閉者，即胃脹便難之證也。前厚朴七物湯下利即去大黃，

按之心下滿而痛邪盛在上焦之陽分即有便閉故當大柴胡以兩解

今二便俱止艱難。且閉塞矣。亦不得不先爲宣通。于是仍于溫藥之中。兼破洩之治。厚朴爲君。大黃佐之。枳實爲使。服法多煮。去藥性之剣利。仍以利即爲度。乃治脹病權宜之法也。

按之心下滿痛者。此爲實也。當下之。宜大柴胡湯。

大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　黃芩三兩　芍藥三兩

半夏半升洗　枳實四枚炙　大黃二兩

大棗十二枚　生姜五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

此注即大柴胡湯神算之玄机

按然脹病虛寒忌輕下矣亦有正雖虛而邪方實則下之有物無殞也所以前論中仲景即出按之痛否之法以示人虛實之故而分可下不可下之大關如按之心下滿痛者為實也當下之宜大柴胡湯此迨為邪實而且挾熱者言也非謂邪實而挾寒者也仲景已叙之傷寒論中太陽篇矣云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者與大柴胡湯主之宜下之而不用大承氣乃用大柴胡者正與傷寒篇中所言相符也蓋太陽表證未罷裏熱總盛必兼升散之義以為下恐碍表寒也脹病寒厥在下裏熱總盛亦必兼升散之義以為下恐碍下寒也于邪實有熱法宜下之者其斟酌用法又如此豈可混言下之乎推此則治脹病乃不得已而為下也非以下為主治也明矣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須下之宜大承氣湯

大承氣湯方 見前痓病中

按此條下又續一法亦傷寒論中所載入陽明篇者云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須下之宜大承氣湯迨爲前論中按之痛者爲實舌黃未下者言治乎腹滿不減減不足言按之而痛舌上黃胎實而有熱原有可下之法故仲景又將傷寒論中治陽明之法移註于此然究之下其熱也非下其脹也脹之標可下脹之本不可下也亦不得已而用之法也設下之而脹大減不復脹下之誠是矣設下之而脹減不旋踵而復如故則前論中所謂此爲寒當與溫藥者也安知下非眞寒上非假熱乎又在主治者詳審其脉證矣必脉見滑數證見發熱作渴且能飲水方可一下無疑也此又余之推廣仲景下法無令致悞者也

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而不可觸近大建中湯主之

經云陽氣出于中焦建其中氣氣血調和百脉通暢

大建中湯方

諸症自除

蜀椒二合去汗　乾姜四兩　人參二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膠飴一升微火煎取一升半分溫再服如一炊頃可飲粥二升後更服當一日食糜溫覆之

按實熱之邪宜從攻下矣而虛寒之法不可不即踵明之見脹病實熱之邪可下者居其一而虛熱虛寒及實寒不可下者居其三主治者容可昧哉于是仲景示人虛寒之治曰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而不可觸近大建中湯主之此所謂實寒之證故首言不當下而當溫也況虛熱乎況虛寒乎此證歷舉其實邪上逆痛嘔阻格飲食衝起之物有形有質至下痛不可觸按之愈不可奈矣若以實邪按之痛即為可下未有不太悞者仲景為出大建中湯一法主以蜀椒佐以甘葛

經云肝主司泄開竅于兩陰脇下偏痛而便閉其脉緊弦者乃肝家寒熱之邪結不通也故用大黃附子細辛等寒熱

使以人參實寒之治理昭然除溫補之外更無除寒瀉實之別法更用食糜溫覆極盡其內外扶陽益正之意則溫中正所以除寒而補氣正所以瀉脹也以視誤下而虛者益虛寒者益寒工拙何等乎

脇下偏痛發熱其脉緊弦此寒也以溫藥下之宜大黃附子湯

大黃附子湯方

大黃三兩　附子三枚炮　細辛二兩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若强人煮取二升半分溫三服服後如人行四五里進一服

按仲景既出溫補以爲除寒瀉實之法猶恐有實寒之證而邪實太甚者如前條所云滿逆大痛更且便閉

並濟以和之

此發熱或有形之物積于腸胃而皮膚熱作故在可下之例未必爲假熱之症再參之

上下痞塞無可奈何又不得滌蕩其實邪起見矣然欲洩其實邪又益其寒邪兩者何可得兼乎仲景又出一法云脇下偏痛發熱其脈緊此寒也以溫藥下之宜大黃附子湯言脇下偏痛是腹脹滿而又有偏痛之處在脇下也脇下則近于少腹下之爲順矣又發熱乃浮熱之上越者診之脈緊弦不見滑數熱非眞熱洵假熱也眞熱而實宜下假熱而實則實寒也實寒倘可下乎然邪太實又不得不下無已以溫藥下實寒之邪溫藥附子細辛是也所以治寒也下藥大黃是也所以下實也實寒二邪分治之道並行而不悖也此非造化在手者孰能參酌如此至當乎故實寒之邪有前法溫補必不可用而當攻下者亦不過用溫藥下之如此法而已猶必强人方可全用之弱人服勿盡劑可知矣此又在下實寒脹病中見斟酌不輕攻下之旨也則凡率意妄下者觀此可以廢然返耳

寒氣厥逆赤圓主之

赤圓方

茯苓四兩　半夏四兩洗一方用桂　烏頭二兩炮

細辛一兩千金作人參

右六味末之內真朱為色煉蜜丸如麻子大先食酒飲下三丸日再夜一服不知稍增之以知為度

按仲景終恐人于厥病意在攻下不肯遽溫補也於是又出一方云寒氣厥逆赤圓主之方用茯苓半夏為君意在燥土益胃以安逆氣也佐以烏頭細辛以辛溫之性行實寒之積而欲上衝者更飲酒以助其溫和流行之力是以溫藥行氣除寒補胃制逆于方見見服病之始凡厥氣在下欲動寒氣逆上已見者俱早用為匡救也又豈必厥病既成而後求此和平之劑乎蓋此方固為正治然早服之收功未然反不見

推弱人不必盡劑之意或以可用此溫而行之旨服救劑假可減表則亦無須于溫藥為下矣

曲突徙薪之勳也，若至實寒之邪大盛，則正虛者大建中湯，邪實者，大黃附子湯，二方直從急治，乃李郭再造之功也，不比此志廣才疏之文信公矣。

腹痛，脉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即為寒疝，寒疝遶臍痛苦，發則白津出，手足厥冷，其脉沉緊者，大烏頭煎主之。

烏頭煎方

烏頭 大者五枚熬 去皮不㕮咀

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蜜二升，煎令水氣盡，取二升，強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

日再服、

按寒疝者亦氣病也與腹滿同爲厥氣在下寒氣逆上之症兩者各之逆不一經所謂胸腸腹裏各有畔界之上而爲胸背痛下而爲心痛再下爲腹滿再下爲寒疝其病痛背者也其脈言寒痛即于腹痛病中可之則其人腹或滿者不可出痛診之脈弦而緊者寒氣人于下正乃人得于中也蓋腹痛而見浮數等証皆有熱之理腹痛而得弦緊之脈必爲因寒之法也以脈數中可發表之故曰弦則衛氣不行即堅寒緊則不汗而脈浮取之而得亦緊脈也而在浮則雪弦浮取得此部有外感之寒邪與內寒相雜故衛氣爲寒收斂而滯因下行矣凡人一身之氣無論在表在裏皆以衛氣之行爲行日行常度不遲不速熱則病于行速寒則病于行遲今言衛氣不行非不行行遲之故也衛氣行遲無氣下行遲而在表之氣固有阻礙在裏之氣能無格滯乎此氣之所以因外寒而結聚也于沉取而得緊緊與弦無二在沉得之

疝白津必出于腋以下或陽道中出白津亦作寒論

則爲緊，沉爲裏，緊爲寒。腹裏寒盛，見于脉，則胃陽不治，而脾土亦失溫燥之令，飲食何由得速爲腐化而易飢思食乎。此又乎素陽虛陰盛，積寒在裏，以召外寒，夾雜于表裏而爲患者也。表裏之寒邪既盛，而正陽與之相搏，寒邪從下起，結聚于至陰之分，而寒疝成矣。寒疝既成，伏于少腹，遶臍痛苦，發止有時，發則白津出，津似汗非汗也。此汗本下部虛寒，陰邪逼迫外越，故以白津二字形容之，理至微也。及陰寒積久而發，四肢厥冷，脉得沉緊，何非寒厥之氣爲害也耶。余前言浮弦沉緊，即本乎此也。仲景示人以大烏頭煎主之，烏頭辛熱，逐寒邪，開陰閉，當用見功，单刀直入，竟趨虎穴，此取效之最逕捷者也。惟恐燥烈傷陰，故于服法又分弱强人，並申一日不可再服之戒，何非期臻至善之法乎。

寒疝腹中痛，乃脇痛裏急者，當歸生姜羊肉湯主之。

當歸三兩　生姜五兩　羊肉一斤

右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七合、日三服、若寒多者、加生姜成一斤、痛多而嘔者、加橘皮二兩、白朮一兩、加生姜者、亦加水五升、煮取三升二合、服之、

[illegible]於是仲景因寒疝之治、必用辛熱、又恐猛烈之性。傷及陰分、復生他變也、更立以陰藥補陽之一法。亦猶前論腹滿只溫藥爲下法之理也、溫藥可以下實邪、而不陰陽則推之於變、可只行溫補、而不傷陰、俱達權于通經之內者也、如寒疝腹中痛、及脇痛裏急者、當歸生姜羊肉湯主之、必其人固是陽微。亦且陰弱、烏頭一味辛熱難用、轉爲另立一法、以散固沍之寒于臍旁之所蓄、其腹脇之痛。俱由寒疝逆衝所致。再見裏多寒盛、而陽且虛矣、主以當歸、引陽藥入陰分血海中、生姜多用、監以羊肉、散寒溫裏、而全不見燥烈、寒多更借生姜、胃陽虛而嘔逆者、加橘皮白朮以理之、一方而陰陽兼善、上下悉安之治也、前烏頭煎

手足為脾土之本末不仁者寒客中焦內無陽氣以溫之也

方治陽獨虛者也此方治陽虛而陰亦弱者也主治者所當神明其用于臨時也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諸藥不能治抵當烏頭桂枝湯主之

烏頭桂枝湯方

烏頭

右一味以蜜二升煎減半去滓以桂枝湯五合解之令得一升後初服二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復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狀得吐者為中病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炙

生姜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剉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

㕘右二方皆內治其寒邪者如有內外合邪為寒疝證則表裏俱寒陽衰陰獨久將成無陽之證矣仲景又立內外兼治之法即寒疝腹中痛逆冷俱內寒也手足不仁若身疼痛兼外寒矣灸刺諸藥不能治之得其故者蓋灸刺外治其寒而遺其內治也諸藥內治其寒而遺其外治也此所以俱不能治之抵當也仲景為立表裏兼治一了百當之法為烏頭桂枝湯方以烏頭溫中除寒治內以桂枝湯升陽驅邪治外服之不知者漸加知者如醉狀陽氣得升必發越而上仲景言得吐為中病吐亦發散陰邪之法也使極下陷寒之邪得以高越而吐之時身必微汗出陽達而陰寒立散矣所以不用發汗者正恐內外陰寒更發

汗以亡其陽必致大悞也所以用桂枝湯治寒邪明犯傷寒論中固衛閉邪之禁而反立取神效也蓋傷寒病內無寒邪有表鬱而生之內熱故不取于固衛閉邪以益其內熱茲內外一味寒邪內服烏頭之辛熱溫而且行外有桂枝之升陽驅而帶補又豈可與傷寒論傷寒病不用桂枝同日語乎醫中神理仲景獨能心得一條有一條之妙義不容牽混而妄議之此世醫之所以見仲景之書茫然莫解尊而不信信而不好率謂其難用也非難用也以其不能用故耳如此數方何一非神妙不可思憶者乎而知之者恐鮮矣

其脉數而緊乃弦狀如弓弦按之不移脉數弦者當下其寒脉緊大而遲者必心下堅脉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仲景之汎下

[illegible]

[illegible]

其脈按之不

移胃中邪實

宿血瘀滯處

按腹滿病與寒疝知為一氣所成之病矣腹滿實熱之邪盛者有可下之義矣即實寒之邪實盛者亦有溫藥下之之法矣寒疝病亦有可下之說乎仲景更為明之曰其脈數而緊數者熱也緊者寒也此寒熱雜合而成之病也乃其緊數之狀有如弓弦者按之至于不移則寒邪在內因格閉阻已甚非開破之不足以令正氣得行而正陽得達也則此脈得之于寒疝亦有可下之機矣然徒為緊如弓弦者未定可下也必兼見數知為寒熱雜合法當通言當下其寒而熱不待言矣此寒病中可下之診也再有脈緊大而遲者仲景言其必心下堅蓋緊者寒也大者即滑也滑為數之甚者而又往來有力者也即前條脈數而緊之別見者也然不惟緊而大也而且兼見遲是三脈合為一診也必緊大于浮中取而遲又在沉取之也是緊為寒大為熱寒熱雜合于中部而遲為寒厥之氣閉塞于下部也此所以其人下有寒疝而心下又見堅實痞塞之證也心下既堅知為寒熱雜合之邪則雖有寒疝在下沉取而見遲脈亦在可下之列

矣仲景又爲明浮中兩取得脉大而緊之旨曰脉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心下陽分也有寒邪痞塞于中即按之鞕痛如傷寒論中痞證也此爲陽分之中有陰寒之邪必當下其寒邪而陽分始淸也以此觀之則前言脉數而緊弦狀如弓弦亦必在浮中二部診之而見其沉取亦必遲而緊也明矣仲景于此證言當下其寒正因寒雜于中部之熱乃寒厥之氣上逆所成下其寒邪而中部之陽分得治而所摻攪結團之熱亦皆開散非由上作汗而外越即由下二便而洩矣此下法仲景言其治而不出方者何以示後人乎蓋其證非一不可立法也請更申明仲景之意此邪在心下則有瀉心諸方傷寒論中列之詳矣此邪在腹裏則腹滿病中諸方厚朴七物三物大柴胡湯大黃附子湯又列之詳矣是在主治者審諦其邪在何所又當明其寒多熱少熱多寒少熱虛寒實寒虛熱實而後可于諸方中選用之也豈可混立一法以槩之乎然余追測其意則必非諸承氣湯及抵當湯丸等方可以下之甚確矣下有寒疝而上有心

痞者，則先檢用瀉心諸方，以治其上。下有寒疝而中為腹滿者，則先檢用脹病諸方，以治其中，而後寒疝可徐圖也。此仲景言下之大經大法，人所不能推明者也。余指出之，其心亦可告無愧于仲景也乎。試以此條再申言之。于腹滿病中，中有寒熱雜合之邪，其脉數與緊，並見于關部。如弓弦按之不移，亦在當下也。再如其脉緊而大，大而遲，三診合見于關部，又在當下也。而其下之之法，亦不外于厚朴七物、三物、大柴胡、大黃附子等方，亦惟在虛實寒熱多寡盛衰處斟酌用之而已。故寒疝與腹滿原為異，出同源之病，即可以病異法同之理該之。故仲景以此一段結兩證，蓋可以分言之，可以合言之，可以偏治之，可以兼治之，俱各得而不相違者也。其旨誠深切也哉。

附方

外臺烏頭湯治寒疝腹中絞痛，賊風入攻五臟，拘急不

得轉側發作有時使人陰縮手足厥逆方見上

按後人因仲景未出方附外臺烏頭湯一方註云治寒疝腹中絞痛賊風入攻五藏拘急不得轉側發作有時令人陰縮手足厥逆即烏頭煎仲景之原法也據註陰縮手足厥逆二證爲陽衰陰獨之故無疑在腹滿寒疝中原可以檢用也然凡下寒厥而上有寒熱雜合之邪者又當變通也即陽衰而陰亦弱者亦宜顧慮也前俱言之詳也

外臺柴胡桂枝湯方治心腹卒中痛者

柴胡四兩　黃芩一兩半　人參一兩半

芍藥一兩半　桂枝一兩半　生姜一兩半

甘草一兩　半夏二合半　大棗六枚

右九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又附 臺柴胡桂枝湯一方註云治心腹卒中痛者亦可爲腹滿病有寒熱雜合之邪者主治也其法仲景亦用言之于傷寒論中治太陽病而後人移于此傷寒論 又云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証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蓋因治心下支結而移于此爲治法也然心寒熱雜合而且表裏症證方可驗明也以此佐仲景大柴胡湯之不逮也寒熱雜合熱邪盛而應下裏者則篇中所載大柴胡證也寒熱雜合寒邪在而應解表者則此柴胡桂枝湯證也又即烏頭桂枝湯之義而分寒熱之挾不可有表邪而挾內寒者烏頭桂枝湯證也有表邪而挾內熱者柴胡桂枝湯證也正與傷寒論所言鼓可升發亦當附列以備用也以柴胡桂枝生姜升陽透表人參半夏甘草大棗補中開鬱黃芩芍藥治寒中有熱雜合此表裏兩解寒熱兼除之法也

此方似亦以溫藥下之之義

宿食

外臺走馬湯治中惡心痛腹脹大便不通

巴豆二枚去皮心熬　杏仁二枚

右二味以綿纏搥令碎熱湯二合捻取白汁飲之當下老小量之通治飛尸鬼擊病

按又附外臺走馬湯一方註云治中惡心痛腹脹大便不通方用巴豆杏仁皆為辛溫有毒之物以云開破陰寒閉塞之氣為卒中寒邪于心腹痛滿難支從急治也然[illegible]建中湯烏頭煎二方已備急治之理也此方未免一而不純未足當仲景立法必期盡善之旨也姑存之以備參考可耳且末註云通治飛尸鬼擊病亦不過神乎其說見扶陽抑陰之意而[illegible]語怪非醫理之正不敢置辯

問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脉浮而大按之

寸口浮大者內有邪風雖不入裏但浮于外指按之反濇若邪積于中脈道不利也尺中濇者中州閉塞則氣艱于下達也

反濇尺中亦微而濇故知有宿食大承氣湯主之

大承氣湯方 見前痓病中

按宿食者食物病也飲食入胃精輸于臟腑氣行于榮衛何有 宿病者胃陽虛脾氣弱臟腑表裏之間一腐化遲[illegible]一斡旋疎慢而食物遂停蓄積聚爲患故食物本以養人而且可以病人也再者復有恣意飲啜漫無節制生冷肥甘一切有害脾胃之物用之惟恐不及今胃中晝夜常時凝碍痞塞中和之氣不能流通津液之生不足調治于是病於脾者亦少正氣其脾家非太燥而傷陰即太濕而傷陽轉運之職亦不能自效矣是又因食而致病因病而愈積食皆宿食病之所由成也仲景敘之於腹滿寒疝之後者見胃陽爲腐化水穀之司不可使少有衰敗以致後天之生意不滋脾胃爲積滿之根不可使少有停滯以致積聚日深是殺消有深戒于口腹之慾也乃設爲問答以明之問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

脉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即仲景所言浮之虛按之弱如葱葉下無根之脉也此乃肺真臟脉見不可治之證也

肝中風者頭目瞤兩脇痛行常傴令人嗜甘○肝中寒者兩臂不舉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轉側食則吐而汗出也脉經千金云時盜汗欬食已吐其汁肝死藏浮之弱按之如索不來或曲如蛇行者死○肝著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時但欲飲熱旋復花湯主之臣億等校諸本旋復花湯皆同

物

肝中風者頭目瞤風勝邪上炎合肝木內風動則頭目瞤瞤者行合眩暈而言也兩脇痛肝氣侈張也行常傴筋骨爲肝風邪入肝而筋骨拘急不能伸抒也令人嗜甘肝木侮土土不勝而求助于味故嗜甘也風

爲木邪。肝亦木屬。以木邪合木氣。而動搖必在於上。頭目瞤之本也。屈曲必苦於下。脇痛之本也。且外耗其經絡之營血。內傷其胃土之眞氣。此行常傴。而人嗜甘之本也。○肝中寒者。兩臂不舉。筋骨得寒邪必拘縮不伸也。舌本燥。寒鬱而內熱生也。喜太息。胸中痛者。肝爲寒鬱。則條達之令失。而胸膈格阻。氣不流暢也。不得轉側者。兩脇病滿急。輾轉不安也。食則吐而汗出。肝木侮土。厥陰之寒侵胃。胃不受食。食已則吐。如傷寒論中。厥陰病所云也。汗出者。胃之津液爲肝肝邪所乘。侵逼外越也。此俱肝臟外感之證也。○肝死臟者。卽內經所云。死肝脉來也。經云死肝脉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卽仲景所言。浮之弱。按之如索。不來。或曲如蛇行之脉也。此乃肝眞臟之脉見。不可治之證也。○肝着者。風寒濕合邪。如痺病之義也。痺在分肉。則爲之痺。痺在血分。則爲之血痺。痺在胸則爲之胸痺。以氣邪而凝固其血。內着于肝。則爲之肝着也。着者。中於物而不散。附于物而不去之義也。其人常欲蹈者。肝臟有邪住着。而胸脇鬱悶格塞。喜

經云心痛則中悲悲則心系急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脉動液道開泣而涕出則爲哭

踴躍以振動之也。又其人先未成肝着時。但欲飲熱。肝爲厥陰之臟。寒濕挾風而入。又皆陰邪。以陰邪結陰分。胃中逼近而覺其寒冷。思得熱飲以溫之也。仲景於此出一方云旋覆花湯主之。以輕清旋運之品爲驅邪散着之治。佐之葱以通陽絳以和血。而肝着可愈也。蓋風寒中肺中肝。皆有治在傷寒論中。不必復贅。故單言肝着一方。以示人也。

肺臟不言着者。于前痺已言之矣。

心中風者。翕翕發熱。不能起。心中飢。食即嘔吐。○心中寒者。其人苦病心如啖蒜狀。劇者。心痛徹背。背痛徹心。譬如蠱注。其脉浮者。自吐乃愈。○心傷者。其人勞倦。即頭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煩。發熱。當臍跳。其脉弦。此爲心藏傷所致也。○心死藏。浮之實如丸豆。按之益躁

心爲君主之官哭則魂魄不安者將相皆變也肝藏魂爲將軍之藏魄爲相目合欲眠者心病則臥際皆虛均無氣上榮于目矣

風火兩端此皆升發敘作翕發熱言其熱淫于表心中飢等言其熱聚上焦也

疾者死。○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氣少也。血氣少者。屬於心。心氣虛者。其人則畏。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魂魄妄行。陰氣衰者爲癲。陽氣衰者爲狂。

按心中風者。翕翕發熱。心常惡熱。風邪入而內耗其陰熱斯作也。不能起。發熱則身酸軟無力也。心中饑食即嘔吐。心熱則胃熱。易飢思食。然心熱則上焦熱。食入而多嘔。嘔吐也。心爲君火。風爲陽邪。風火相煽。發熱之本也。壯火食氣。氣耗神疲。而力亦倦。不能起之本也。心火與胃火交熾于上焦。心中饑。食入即吐之本也。○心中寒者。其人苦心病。如噉蒜狀。寒邪客于脂膜。而血凝氣滯。如辛物之嘈雜于心也。劇者。心痛徹背。背痛徹心。前胸痺心痛證中。已言之也。譬如虫注心陽氣所宅。有寒邪在內淆雜。如虫之注。綿綿不已也。診之而其脈沉。則寒入之深。必藥治之。其脈浮者邪入之淺。陽氣不久。擁邪而上越。故云自吐乃愈也。

治內後治外或先治外後治內之法也此分治之法也再不然更當于併病篇中求其併一之法又合治之法也師不能盡言故此下不出方在人貫通體會之而巳矣苟刻舟求劍者遇此則茫然矣安能起師于九原而問之乎

趺陽屬胃胃司土令其脉以緩爲正今反微弦弦爲厥陰之木象土中木犯脾胃不舒腹必脹滿病法當然也治以益土平肝溫劑散寒爲主此即經云弦則爲寒故也再者厥陰肝木與太陰脾土兩者羣生于脐右界相連木邪所以易乎尅土也更有同是胃脉微弦[illegible]而不滿者土中雖具木尅之勢胃病無形亦當指[illegible]病蓄便難胠痛等症非在脾胃之地界也肝病所以便難者肝主司泄開竅于兩陰病則司泄[illegible]氣[illegible]也兩胠疼痛者肝胆當主人身之側氣血寒凝[illegible]下通也此皆肝經之病態而即尅胃之所以爲痛所以成是脹者俱因寒邪由厥陰從下而上而厥陰之邪又自少陰生焉此即地氣上升之象

也故排臟腑而郭胸脇所謂排臟腑者臟腑異名病非一也高低各有界址言其毫無混雜也郭胸脇者氣逆于上即為浮越于表勢若郭充之態不得鬱之而止也然郭位已明臟腑雖悉欲平斯疾又當究所起之因如黃帝又問脹者焉生何因而有是也曰衛氣之在人身也常然並脉循分肉行有順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臟更始四時循序五穀乃化臟腑充和何脹之有哉若厥氣在下陰中陽弱榮氣留止寒氣逆上正邪相攻兩氣相搏結而不散則脹為則知寒氣之逆是即病脹之根源也至于脹分臟腑乃辨證之分途亦非致病之根蒂若岐伯所云飲食不節之流飽則傷脾飢則傷胃中州氣弱陰寒偏盛腹脹之原無外于是焉

五臟風寒積聚病脈證并治第十一

論二首 脈證十七條 方二首

肺中風者，口燥而喘，身運而重，冒而腫脹。○肺中寒，吐濁涕。

肺死臟，浮之虛，按之弱如葱葉，下無根者死。

註五臟風寒者，皆外感之氣病也。內經云：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于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痺不仁腫痛，當是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于肺，弗治，肺即傳之肝，弗治，肝傳之脾，弗治，脾傳之腎，弗治，腎傳之心，弗治，滿十日法當死。此與仲景所言同源而各岐其流者也。內經所言者，遞傳之邪也；仲景所言者，直中之邪也。言遞傳者，則以侮其所不勝之臟見病；言直中者，則各因其所感以爲病而已矣。然風寒之感人也，仲景既著傷寒論論之詳矣，其傳經之次第，亦與內經所言別，何又于金匱重言之，而意旨各不同又如此？不知此仲景論雜病於金匱中，所以並列爲各臟

各病而殊無牽引傳致之義大判于傷寒之爲病一邪而可遍及于臟腑故叙其證之已成與證之已敗俾業醫者見此外證知證在何臟于何臟求之所傷何邪于何邪治之何臟已死于何脉決之于分病中立分辨證脉之法非如傷寒論于一病中立分辨證脉之法也此所以既不同于內經之文復不同于傷寒論之說而自成一段神理

也試就所言而逐段銓釋之

肺中風者口燥而喘肺主氣氣鬱而熱則津消口燥氣鬱而逆則息奔而喘也身運而重氣不流暢斯身運而重也冒而腫脹氣不下行則冒氣不周通則腫脹也風爲陽邪氣亦屬陽陽邪併於陽氣之分而陰虧矣此口燥之本也陽邪併於陽氣之分而陽浮矣此喘冒之本也且陽邪併於陽氣之分而平日之裏陽虛衛氣弱可知矣此身重腫脹之本也○肺中寒者吐濁涕肺主皮毛寒客于表而肺受約束閉而不開濁涕之所以必吐而始快也此俱肺臟外感之證也○肺死臟者即內經所云死肺脉來也經云死肺

皮膚然作長之態自爲又爲風氣並肝矣以目爲肝之開竅焉瞤動也短氣風熱上壅則氣促

可以補綴也。

趺陽脉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濇相搏，大便則堅，其脾爲約，麻子仁圓主之。

麻子仁圓方

麻子仁二升　芍藥半斤　枳實一斤

大黃一斤　厚朴一尺　杏仁一斤

右六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飲服十丸，日三，以知爲度。

飲服十丸以米飲湯送服也發胃汁也按脾中風者發熱脾爲濕土風邪入而尅之土燥而熱斯發也非細[illegible]人者亦風陽邪擾其陰分之象

也。腹中煩重。脾爲濕有邪入而干之。斯內覺煩重也。
也。曰瞤瞤而短氣者。脾失其運用之功。來風邪之尅。
瞤瞤。虛衰短氣。氣不足也。脾爲太陰。風爲陽邪。陽邪耗
陰。此發熱而形如醉人之狀也。陰耗則煩。土滯則重。
此腹中煩重之本也。虛愈以甚。所不勝。土愈以畏其
所侮。此皮目瞤瞤短氣之本也。○脾死藏者。即內經
所云。脾死脈來也。經云。死脾脈來。銳堅如鳥之喙。如
鳥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即仲景所言浮
之大堅。按之覆杯潔潔。狀如搖之脈也。此乃脾眞藏
脈見。不可治之證也。○脾藏所以不叙中寒者。于傷
寒論中。太陰直中之寒。在經在臟。俱有耑論矣。故不
復贅。林億等謂簡亂非也。猶之乎有胸痺。而肺藏無
復詞也。然肝有肝着。心有癲狂。脾有脾約。可並叙之。
趺陽脈浮而濇。浮則胃氣强。濇則小便數。浮數相搏。
大便則堅。其脾爲約。此仲景爲脾約家。明其大義也。
說已見于傷寒論中。再摘余註意而釋之於此。趺陽
者。胃脈之會也。見浮。胃中之陽盛可知。見濇。脾中之
陰虛可知。脾胃表裏相關之證也。逼汗于外者。此也。

腎虛濕勝皆令身重

身勞汗出腎家寒勝太陽經氣以衛表也

廹小便之數者。亦此也。浮盛之胃熱。與澀虛之脾陰相搏。則津液日耗。大便必難。其脾燥而不能運。遂約省所出。漸至于無。此仲景主之以麻仁丸。以潤燥和脾爲義也。主以麻仁潤燥滑腸。杏仁厚朴下氣寬中。芍藥收陰行血。枳實破堅。大黃推積。無非爲胃家瀉其盛而實之邪。則脾家之眞陰可存。不致立涸已。

○腎臟中風中寒。俱不列者。亦見于傷寒論少陰一病中。更不復贅。亦非林億等所謂簡亂也。獨詳腎着一證。亦猶肝着脾約

腎着之病。其人身體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狀。反不渴。小便自利。飲食如故。病屬下焦。身勞汗出。衣（一作表）裏冷濕。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帶五千錢。甘姜苓术湯主之。

甘草乾姜大苓白术湯方

甘草　白术各二兩　乾姜

茯苓各四兩

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腰中卽溫

㊟腎着之爲病其人身體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狀反不渴小便自利飲食如故病屬下焦身勞汗出衣裏冷濕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帶五千錢

腎着亦猶肝着而着于腎也腎陽虛而陰寒寒濕之邪住着于此體重腰冷如坐水中腰體陰寒而陽氣凝滯也形如水狀皮膚浮腫也反不渴內濕浸淫也小便自利飲食如故正氣上下尚行消如常可以救治也仲景明其病屬下焦腎藏有寒邪而下焦俱寒冷如水無陽氣足以敷布而溫煖之也此由于身勞汗出衣裏冷濕久久而得汗隨勞發濕隨汗斂久久

經云背者爲胸中之陽心也又云五臟之系皆繫于背故心痛徹背

臍上屬心臍下屬腎臍左屬肝臍右屬肺當臍屬脾經界照然也跳在當臍小腸之分在臍上心與小腸相表裏上爲火之下作病

其有不能吐。爲法以吐之。則又屢言之矣。○心傷者有邪氣以傷之也。如風寒是也。此外感氣之邪也。然又有七情以內傷之。卽經云愁憂恐懼則傷心。又云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臟六腑皆搖。此內傷七情之故也。仲景更言七傷于虛勞病中。可謂該盡其人遇勞倦。卽頭面赤。心虛陰不足。動則火生而外見于色也。下重者。心氣虛歛如有物墜繫之也。心中痛而自煩發熱。心氣虛而邪氣易干。則痛。心陰虛而邪火易發則煩而發熱也。當臍跳者。心氣虛水邪欲動而上犯。當臍跳。卽欲發奔豚之機也。診之其脉弦弦者如新長竿末梢。肝脉也。心脉則累累如貫珠。如循琅玕。今變則爲長。變弦則爲運直。是心陰受弊。而心神有識也。故仲景言其爲心臟已傷所致也。必心臟傷而後見此證。何不爲問之乎。而必俟死臟脉來耶。○心死臟者。卽內經所云。死心脉來也。經云。死心脉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心死。卽仲景所言。浮之實如麻豆。按之益躁疾之脉也。此乃心眞臟脉見不可治之死也。仲景又曰。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

及子而有足症也若云奔豚其跳常在臍下矣豈得腎氣凌心乎能制水不得反跳于當病

氣少也。血氣少者。屬于心。心氣虛者。其人則畏。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魂魄妄行。陰氣衰者爲癲。陽氣衰者爲狂。此就心病之癲狂二者。言之也。五臟皆易受外邪。獨心臟外邪難於得入。惟在神志之間。感動而生病者。居多。故不同于肺肝脾腎。俱有外邪內附之證。如肺之腑痺。肝腎之着。脾之約是也。雖脾之約與痺着不同。而胃陽之移注于脾。脾陰不足以勝之。其邪遂在脾而約脾。亦同爲脾病特有寒熱之不同耳。今心臟爲君主之官。固非外邪可以輕干。或有外邪干之者。立不支矣。故不得有別成一病延久而待治者至于事之觸而有所拂情之動而有所驚則心藏自獨成一神志之證。而餘四臟。亦無其證爲蓋。心有知之物也。故有知之邪足以傷之。肺肝脾腎無知之物也。故有知之邪。不足以傷之。此一定不易之理也。所以心之見病。祇爲癲狂。而仲景附見于志死臟脉之下。內經云。帝曰。有病如心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于陽也。帝曰。陽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陽氣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病名曰陽厥。又帝曰。人生

而有病癲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爲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並居故令子發爲癲疾也是狂癲二證一出于抑鬱一出于驚恐皆心臟神明之官受病之因也內經云子在母腹多驚此爲生而帶癲病者言也其長大而後之癲自是卒遇驚恐之事而成並無關于胎疾也明矣二病之初起也必無故而邪哭魂魄之間若有物使之不安者不知非怪異也乃已身之血氣少也此血氣少非少于他臟乃少于心臟故言屬之心也心臟血氣既少則心虛矣心虛神怯其人必多恐懼令目欲瞑者擗避隱縮之象也瞑時夢遠行而精神離散心藏神心中血氣虛神不安其舍而精神也聰明[illegible]知覺離散也魂魄妄行肺藏魄陰之情也肝藏魂陽之精也合而言之則神也三者各異其名而無二物也神不安而魂魄俱與神飄忽來去妄行而不已也此所以發爲癲狂二疾皆心病所由見端也然癲狂之必有各得之故陰氣衰者正陰衰而邪陰盛也癲乃不識不知之狀陰邪凝閉而靈明之

痰塞矣。故爲癲。陽氣衰者亦正。陽衰而邪陽亢也。狂乃如鬼如神之狀。陽邪鼓發。而禮讓之意絕矣。故爲狂。仲景從心臟風寒而並及此二證。見雖非六氣之偶犯。却同七情之忽投。與風寒同一感受之邪。使人于論列之餘。而得其大旨也。並不出方者。自有當詳之書。不能于統論臟腑各病中。槩及之耳。余考內經治狂之法。岐伯云。奪其食則已。使之服以生鐵洛爲飲。夫生鐵洛者。下氣疾也。其治癲狂二疾。見于內經者。則靈樞癲狂篇。言鍼刺最詳。應細考之。並採用後世方書。合于仲景。而無悖于內經者。在主治得其人耳。仲景于此總論中。又何能盡其情變哉。

何云潔潔如覆杯之內空無有也

翕翕發熱與

脾中風者。翕翕發熱。形如醉人。腹中煩重。皮目瞤瞤而短氣。〇脾死藏。浮之大堅。按之如覆杯。潔潔狀如搖者。死。臣億等詳。五臟各有中風中寒。今脾只載中風。腎中風中寒俱不載者。以古文簡亂極多。去古既遠。無文

也小腸有熱者必痔。小腸熱即膀胱熱也。中下三焦陰界而二證見也。六腑之因莫不根于五臟。而獨胃腑又為五臟六腑之總司因二陽下受陽明之流注。師特舉此二腑以明之。見二腸之病雖分屬而實關中焦。中焦之腑雖別屬而實根于陽明。可知五臟六腑有分言之必詳者。有合觀之必確者。有聯貫通會之必如一者。何非業醫者所當究心者乎。此仲景所以于五臟風寒積聚病中。略言其大槩。以示人因端求委。由博返約而已。如謂此仲景數行之書。便是該而且盡也。則是未博而求約。未知端而欲得委。將流于鹵莽滅裂。而不自知者矣。

問曰。病有積。有聚。有穀氣。何謂也。師曰。積者。臟病也。終不移。聚者。腑病也。發作有時。展轉痛移。為可治。

按 臟腑積聚病者。內傷之氣病也。經云。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

癥積有常處陰之聚而不移也病積無有所者聚主動而走也

成積也。黄帝曰。其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悗。悗生脛寒。脛寒則血脉凝濇。血脉凝濇則寒上入于腸胃。入于腸胃則䐜脹。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此言積之生于寒邪內客者也。又曰。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脉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于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此言積之生于血溢于外者也。又曰。卒然外中于寒。若內傷于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裹而不散。津液濇滲。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此言積之生于外感寒邪內傷喜怒者也。生積之故多端。大約此三者。可以概哉。而言之而內經又分屬之五臟以言積。經云。黄帝曰。其生于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則傷腎。是五臟致積之由。見于經文者如此。然積又不止于五臟也。且臟之內。非可容積之地。積不過積于臟之外而已矣。至于六

虛邪者不正之風邪也

腑之聚義同于積亦不必定聚于腑中與臟同一理也但臟積有定着之病腑聚無定着之病于此遂分臟腑積聚焉何也臟陰也邪入而與臟氣相依着似有根継于其間腑陽也邪入而自成一片段惟附近于腑而不相係屬蓋積聚俱為陰類之邪與臟氣相親以類與腑氣相別而配此亦陰陽一定之理也故內經又言積成之始末與所留停之處經云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淅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于絡脉在絡之時痛于肌肉其痛之時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于經在經之時洒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于輸在輸之時六經不通四肢則肢節痛腰脊乃強留而不去傳舍于伏衝之脉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在腸胃之時賁響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糜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着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此言積之成于外受虛邪內傳漸深留而不去客于募原稽留息止而致

患也又曰或着經脈或着絡脈或着經脈或着輸脈或着于伏衝之脈或着于膂筋或着于腸胃之募原上連于緩筋邪氣淫泆不可勝論此言臟腑之外募原之間筋脈之中無處不可以成積也又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岐伯曰其着　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　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　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湊滲灌注濯濯有音有寒則䐜脹滿雷引故時切痛其着于陽明之經則挾臍而居飽食則益大飢則益小其着于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食則痛飢則安其着于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于緩筋飽食安飢則痛其着于伏衝之脈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于兩股如湯沃之狀其着于膂筋在腸後者飢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着于輸之脈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壅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也此言積之無在無不在而不可以執一而求者也觀經之言積之由成與夫成後積之所駐斯可與言仲景之論臟腑積聚矣仲景乃設為問答以明之問曰病有積有聚有

陰寒不散。日積月深。腰下冷而且痛。氣血亦爲之停阻不行矣。腰重。如帶五千錢。形容腎家。寒邪重著之象。如繪也。主之以甘姜苓朮湯。無非燥土以散寒之治。服之腰中即溫。而著者除矣。

腎死臟。浮之堅。按之亂如轉丸。益下入尺中者死

按 腎死臟者。即內經亦云。腎死脈來。經云。死腎脈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即仲景所言浮之堅。按之亂如轉丸。益下入尺中之脈。而此乃腎眞藏脈見。不可治之證也。右五臟各有分敍。雖不足以盡雜病之情變。而從此觸類引伸。亦可得無盡之法也。如必求一病一方。如後世之方書。則又不可與言仲景其飲上池之水矣。

問曰。三焦竭部。上焦竭善噫。何謂也。師曰。上焦受中焦氣未和。不能消穀。故能噫耳。下焦竭。即遺溺。失便。其氣

三焦竭部節 三焦竭之類也

不和不能自禁制不須治久則愈

【按】仲景于是更言三焦之病氣設爲問答以明之問曰三焦竭部上焦竭善噫何謂也師曰上焦受中焦氣未和不能消穀故能噫耳上焦如霧竭者如霧之氣化不足也上焦之氣化爲津液而注於中焦然實中焦之氣升舉于上焦而如霧之氣方充滿而能化故師曰上焦受中焦氣苟中焦氣不和則陽虛氣弱先不能腐化水穀飲食入胃停留者多宿食之氣痞塞于中焦上焦竭亦不舒快而噫氣常見矣噫氣亦氣之格逆者求通順不得遂噫而出也再有下焦竭即遺溺失便其氣不和不能自禁制下焦如瀆水血停聚之所也亦賴中焦升降其陰陽陽不致沉陷陰又不使固沍而啓閉開闔順其自然二便方以時行如下焦竭是下焦之陽氣竭也遂致二便不禁制而自下虛寒之甚者也師言其氣不和無陽陰獨何和之有師又言不須治久則愈者非聽其洩脫不爲援救也言不須治其下焦但理其中焦可也然升其陽

背腸也其性就水從無尿結便溏者如之

因其滑補其氣止其洩久之陽足于中焦而下焦之陽自不沉陷下焦之陰自不固冱可以得愈也如不中焦是圖而從下焦爲治茫無下手處矣且樞而運中焦實上下二焦之關紐治上治下不如理中中者非胃陽與胃氣乎究之胃氣亦胃陽所生胃陽皆腎陽所焙而已蓋後天一畫即先天一畫陽無二陽也孰謂非天地人物之各正性命者哉蓋先天一畫坎中之一也後天一畫艮上之一也其實皆乾之一也能使坎艮陰中之陽自全其乾體斯大年可以坐享矣

師曰熱在上焦者因欬爲肺痿熱在中焦者則爲堅熱在下焦者則尿血亦令淋秘不通大腸有寒者多鶩溏有熱者便腸垢小腸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熱者必痔

按上條爲中焦陽虛者言也又有中焦陰虛者肺又爲則脊以下之論曰熱在上焦者因欬爲肺痿熱在中焦者則爲堅熱在下焦者則尿血亦令淋秘不通此三焦陰虛而爲邪熱之證也三焦陽府本從火化原貴少火之生氣不貴壯火之食氣熱在上焦肺金清肅之氣不行故爲欬爲痿也熱在中焦陽明內實矣故爲堅熱在下焦血室膀胱陰陽不分矣故尿血而爲淋爲秘不通然何非陽明之陽亢而津枯遂致上焚下潛肆其焦灼乎蓋三焦之火即命門之火也命門之火即腎水中所藏也土厚水深此火溫中健土生意綿綿矣惟其水淺而火發于命門惟其土薄而津枯于中脘于此求拔本塞源之方則胃津即腎水無二物也是故少陰之陰即太陰之陰而太陰之陰以陰濟陽明之陽斯少陰之水能以水護命門之火也此陰陽交濟而水火方不能相射也乎遂更及于六腑中之大小腸大腸寒者多鶩溏腸寒則胃寒也小腸寒者其人下重小腸寒即命門寒也中下二焦陽衰而二證見也大腸有熱者便腸垢大腸熱即胃熱

也。小腸有熱者必痔。小腸熱即膀胱熱也。中下三焦陰陽而二證見也。六腑之因。莫不根于五臟。而獨胃腑又為五臟六腑之總司。因二陽下受陽明之流注。師特舉此二腑以明之。見二腸之病。雖分屬。而實關中焦。中焦之腑。雖別屬。而實根于陽明。可知五臟六腑有分言之必詳者。有合觀之必確者。有聯貫通會。之必如一者。何非業醫者所當究心者乎。此仲景所以于五臟風寒積聚病中。略言其大槩。以示人因端求委。由博返約而已。如謂此仲景數行之書。便是該而且盡也。則是未博而求約。未知端而欲得委。將流于鹵莽滅裂。而不自知者矣。

問曰。病有積有聚有穀氣。何謂也。師曰。積者。臟病也。終不移。聚者。腑病也。發作有時。展轉痛移。為可治。

按臟腑積聚病者。內傷之氣病也。經云。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

凝積行將悲
除已歸而下
移避物指無
著所者謂主
動而流走也

成積也。黃帝曰：其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悗，悗生脛寒，脛寒則血脈凝濇，血脈凝濇則寒上入于腸胃，入于腸胃則䐜脹，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此者積之生于寒，邪內客者也。又曰：卒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脈溢于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摶，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此言積之生于血溢于外者也。又曰：卒然外中于寒，若內傷于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裹而不散，津液濇滲，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此言積之生于外感寒邪、內傷憂怒者也。生積之故多端，大約此三者可以統該而言之。而內經又分屬之五臟以言積。經云：黃帝曰：其生于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則傷腎。是五臟致積之由，見于經文者如此。然積又不止于五臟也，且臟之內非可容積之地，積不過積于臟之外而已矣。至于六

虛邪者不正之風邪也

腑之聚義同于積亦不必定聚于腑中與臟同一理也但臟積有定着之病腑聚無定着之病于此遂分臟腑積聚焉何也臟陰也腑陽也邪入而與臟氣相依着似有根繼于其間腑陽也邪入而自成一片段惟附近于腑而不相係屬蓋積聚俱爲陰寒之邪與臟氣相親以類與腑氣相別而配此亦陰陽一定之理也故內經又言積成之始末與所留停之處經云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淅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于絡脈在絡之時痛于肌肉其痛之時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于經在經之時洒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于輸在輸之時六經不通四肢則肢節痛腰脊乃強留而不去傳舍于伏衝之脈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在腸胃之時賁嚮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糜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着于脈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此言積之成于外受虛邪內傳漸深留而不去客于募原稽留息止而致

患也又曰或着經脉或着絡脉或着經脉或着輸脉或着于伏衝之脉或着于膂筋或着于腸胃之募原上連于緩筋邪氣淫泆不可勝論此言臟腑之外募原之間筋脉之中無處不可以成積也又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岐伯曰其着絡之脉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湊滲灌注濯濯有音有寒則䐜脹滿雷引故時切痛其着于陽明之經則挾臍而居飽食則益大飢則益小其着于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食則痛飢則安其着于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于緩筋飽食則安飢則痛其着于伏衝之脉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于兩股如湯沃之狀其着于膂筋在腸後者飢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着于輸之脉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壅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也此言積之無在無不在而不可以就一而求者也觀經之言積之由成與夫成後積之所駐斯可與言仲景之論臟腑積聚矣仲景乃設爲問答以明之問曰病有積有聚有

此二字本如此若夫穀乃穀字也後人改爲穀達並將亦改爲榮又訛爲榮皆誤繆也

穀氣何謂也師曰積者臟病也終不移聚者腑病也發作有時展轉痛移爲可治經但言積而師必判積聚爲二分屬之臟腑者以別其名義示人易爲辨晰也就其依着于臟者名之曰積見病堅定則深也就其附近于腑者名之曰聚見病流動則淺也故積則終不移以有所係屬也聚則展轉痛而可移以自成一片段也若夫積聚何以成與夫積聚何以爲治師則自嘗明言也蓋經已言其所由成矣上受乎風雨寒暑之虛邪下受乎清濕之陰邪中傷于喜怒之不節經云三部之氣各傷異類皆成致積之大原也至其治法經亦言之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答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瀉則瀉毋逆天時是謂至治師又安得盡出汗牛充棟之方書與此無窮之積聚相比屬而言治法乎是在讀仲景書者察其所痛知積聚之在何所而法與病遇則其應可知也有餘之邪當瀉不足之正當補瀉以除積補聚也補以勝積制聚也天時春夏則宜發越以升其陽而陰寒之瘕塞自開天時秋冬則宜溫和以理其

陰而氣血之宣通自利積聚非一朝一夕之故治法亦無小效近功之圖慎不可快意一刻欲速不達㨨施攻下狂瀾莫迴則又安可與言仲景臟腑積聚之旨也乎。

穀氣者脇下痛按之則愈復發爲穀氣。

按師又言穀氣者脇下痛按之則愈復發爲穀氣穀氣即經所謂肥氣也經云脉急甚者爲惡言即譫語也微急爲肥氣在脇下如覆杯即穀氣也穀氣本胃氣何以病在脇下則肝木盛胃土衰木有邪積故盛土受木制故衰胃中飲食不能腐化是穀氣也而肝下之積因之臚脹即肥氣也按之則飲食消[illegible]雖不減而臚脹減故曰愈及再飲食積聚未加而臚脹加故曰復發是此脇下之邪爲飲食之加減以爲加減者也即經所謂喜怒不節而忿怒傷肝其氣上逆而成者也蓋厥陰之邪必侮于陽明在傷寒雜病中無處不然也前已屢言之此又其一端故肥氣即穀氣是一臟一腑公共之積而其實依着于肝臟而附穀

素越人亦言在臟爲積在腑爲聚詳五十五難

近于胃腑者乎依着于臟故不減附近于腑故有消長師治槩此一端以爲凡臟積府聚示其標的耳越人推言五積在肝曰肥氣在心曰伏梁在肺曰息賁在脾曰痞氣在腎曰奔豚亦不過因內經之言而分屬之與仲景所言無異理但仲景則就其中分別臟腑以見病邪之深淺又復就穀氣一邪以蘇其餘而臟積腑聚俱可識其端倪矣不然何獨言穀氣于脇下豈簡亂不存如林億等所言者乎

諸積大法脉來細而附骨者乃積也寸口積在胸中微出寸口積在喉中關上積在臍傍上關上積在心下微下關積在少腹尺中積在氣衝脉出左積在左脉出右積在右脉兩出積在中央各以其部處之

按師又爲明診諸積之大法曰脉來細而附骨者乃積也寸口積在胸中微出寸口積在喉中關上積在臍

傍上關上積在心下微下關積在少腹尺中積在氣衝脉出左積在左脉出右積在右脉兩出積在中央各以其部處之蓋脉來細者急也急即緊也緊即寒也積之成原因于寒散脉未有不以寒見者附骨者沉也沉而緊因寒而積之可驗者也歷舉其脉見之所以決其受病之處即經所謂察其所痛以知其應之法也而其沉緊之中兼數兼遲爲有力之滑大爲無力之微濇則有餘不足補瀉之俱當于大法者可推矣主治者詳于人之病情自善乎上順天時之至治仲景不能盡言吾欲就有道而折衷之也久矣

痰飲欬嗽病證并治第十二

論一首　脈證廿一條　方十九首

問曰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有支飲○問曰四飲何以爲異師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瀝瀝有聲謂之痰飲

按痰飲病者痰爲物化之病而飲爲物不化之病也飲食入胃胃中陽盛氣足則俱爲正氣正血灌溉臟腑敷通營衛矣何有于痰飲飲者胃陽不足以腐消脾氣不足以旋運而痰飲成矣痰即食物也入胃而胃冷不足以消之斯化爲痰飲即水也入胃而脾濕不足以輸之斯留爲飲二邪雖常相附而居而其實所因各異皆應責之以脾胃虛寒俾有用之飲食成爲害之痰飲善養生者何致若是之倒行逆施乎哉經言飲而不及于痰言痰自仲景始已有痰病之說列于傷寒論中復合痰飲而言之于金匱細考其文

究以飲爲主。而以痰爲附論。可見痰即食物。雖爲病而不必蕩除。但能腐化水穀。在痰不必耑治而自減。飲爲水邪。有留伏則最難驅逐。勢必分名辨證。[illegible]必有耑治而後安。此二病合論中。又宜存分晰之見。不容混其義焉。仲景乃設爲問答以明之。問曰。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有支飲。問曰。四飲何以爲異。師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瀝瀝有聲。謂之痰飲。此痰飲之存于腸胃。痰與飲合成之邪也。其人素盛。故能飲啜。然肥盛于外者。中陽必弱。中氣必虛。以致脾胃之正氣漸衰。飲食之腐化運行者。漸失其常。而盛者斯漸瘦矣。于是飲食所入。俱大半爲痰飲。溷雜于腸胃之間。上下流注。瀝瀝聲響。名之曰痰飲。知其在腸胃爲患也。此證之淺者也。

飲後水流在脇下。欬唾引痛。謂之懸飲。

(註)飲後水流在脇下。欬唾引痛。謂之懸飲。此有飲無痰流注于脇下。獨成之水邪也。其人渴而飲水太猛。水

肝主司泄開竅于兩𦚍又主行身之側肝虛水精謂之懸飲者以肝膽為清淨之腑不與諸腑交通無出無入但懸于此而不去也

溢飲

水本潤下反逆流在于身泛四肢者猶乎水激于山居勢使之也故當取汗而

不全歸于腸胃。因溢散于腸胃之外。膜原之間。惟脇下與腸胃相近。故即存注于此。既不屬之臟腑。又不歸于腸胃。獨成一窩窠。如孤軍懸處于僻遠之地。攻伐之所不能遂及。此由厥陰之陽微弱。不能使邪隨氣升舉消散。故名之曰懸飲。知其在脇下為患也。此證之較深者也。

飲水流行。歸于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疼重。謂之溢飲。

按飲水流行。歸于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疼重。謂之溢飲。飲原由胃注小腸。由小腸注膀胱。此一定水行之道路也。今不歸胃腸受納。不由膀胱沛瀉。而流行于四肢。必土失其防。而泛濫地上。斯四肢之內。俱為水邪所浸淫也。脾屬四肢。濕土受邪。不能運氣而使之消。反以運水而使之溢。則脾土固失令矣。其人中下二焦。陽氣豈散處烏何有之鄉乎。于是水邪泗處。陽氣不振。即云當汗出而散其濕。亦不能矣。肢體

可愈謂之溢飲者水無土制泛溢中原矣

支飲

支飲以其結在膈膈支系之間逼近心臟爲患較爲病較重詳見後註

支分也傍也脇毛氣爲水之上源分支

寒濕侵沒。必爲疼重。此由命門火衰。脾土不治。而水得縱其狂瀾。擾害肢體。名之曰溢飲。知其在周身爲患。此溢之又較重者也

欬逆。倚息短氣。不得臥。其形如腫。謂之支飲。

按欬逆。倚息短氣。不得臥。其形如腫。謂之支飲。欬逆者。水氣在胸膈上衝也。倚息短氣。濕氣阻隔。陰寒滯塞之象也。不得臥。上逆之甚者也。其形如腫。陽浮而弱。陰盛而凝。將使三焦上下之陽。俱沉淪于水濕浸淫之中。而軀殼內外。俱爲固冱陰寒之邪。不可驅除矣此由其人內外陽氣全衰。裏不能運消。表不能宣散。必終有濡首之凶矣。名之曰支飲。此知表裏兼受其患。此證之最重者也。仲景就痰飲中分爲四證。層層剔入。如繭絲牛毛。循求方得。由淺及深。由裏達外。由一處而散見于周身。由一勺而瀰漫爲江海。苟能思患而預防之。何至遽爲淪沒乎。大抵陰寒之邪。漸不可長。履霜堅冰。易嚴其戒。仲景不憚歷舉以示人。本

客沛而通調其道者也氣虛則水聚於肺不能分派之故爲支派者肝主司泄理分淸濁腎操溲便之類令脘不能分泌各有則聚于支系膜原之間矣故曰支飲

水在心下而堅築等水能尅火而心畏也

水在肺而欲

詳且盡也人自不察師乎何尤

水在心心下堅築短氣惡水不欲飲○水在肺吐涎沫欲飲水○水在脾少氣身重○水在肝脇下支滿嚏而痛○水在腎心下悸

按師又爲就其五臟以明水邪見痰飲之爲害亦同于積聚無在無不在也如水在心者心下必堅如築短氣惡水不欲飲正氣爲水邪阻隔使然也水在肺吐涎沫欲飲水正津爲水邪格而不上反見咽乾口燥而欲飲水也水在脾少氣身重脾以濕土受水以益其濕運旋之令不行氣覺其弱而身覺其憊矣水在肝脇下支滿嚏而痛支滿脇痛即懸飲之證嚏而痛者厥逆之氣隨嚏上衝而作痛也水在腎心下悸邪侮不勝直犯天君水邪之最逆者也五臟各可以有水邪如此然五臟之邪必問之脾脾之失燥必問之

飲水津化涎沫而內液枯也

水在脾而身重脾不制水濕勝則重爲

水在肝脇支滿而嚏痛者肝主人身之側滿則水積于此也少陽爲樞位居上下之中嚏則氣道不通因乎支滿則嚏矣

水在腎而心

胃胃陽之不足必問之命門是握要在胃而貫極者在腎此水邪所由聚散之大關也乎于此無事而持養之有素有病而治理之得方雖偶有痰飲自去[illegible]不留何有于留飲有留飲者必內治之失宜而醫[illegible]之無當也

夫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冷如掌大。

按 師又爲明留飲之證如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冷如掌大心下陽分飲之得留陽衰可知陽衰必惡寒況有留飲在心下而胸膈之間陽氣俱不能升布矣因之背亦惡寒覺冷如掌大着于背而不散其實乃飲留于心下不散也背爲太陽在易爲艮止之象一身皆動背獨常靜靜處陰邪常客之所以風寒自外入多中于背而陰寒自內生亦多踞于背由于艮上之一陽衰弱無力故艮下之二陰凝滯有象用易之君子見此證而不知扶陽抑陰也不可與言易且不可與言醫也

悸者水氣行餘心預恐其上凌也

心爲陽中之陽其腧在背爲第五椎心下留飲則心寒氣不外達則背寒如掌大者言冷只在本腧所也

胸中爲胃家之上部四肢爲脾土之本末故留于斯濕淫四末痛必在于四肢

留飲者，脇下痛引缺盆，欬嗽則輒已。一作轉甚

按 再有留飲脇下者，脇下痛，必引缺盆，少陽之經行兩側，肝胆受邪，陰寒上升，掣引作痛，及于肩臂也。欬嗽氣升，則陽升，陰寒凝滯作痛者，欬嗽振動，而痛暫息，亦陽微陰盛，厥陰少陽之間，水邪陰沍，非補陽壯氣，無除邪之治也。

胸中有留飲，其人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痛，脉沉者，有留飲。

按 又有胸中留飲者，胸膈至高，陽氣所聚，何至留飲，留飲者，陽氣不充也，故其人正氣爲水邪所逼迫，正津爲水邪所阻格，短氣而渴之證見矣，且隨肺氣流注於四肢，骨節之間，俱爲陰寒之水邪所浸，遂致歷節難于屈伸，而痛矣，營衛亦爲水邪所閣，流行不能暢遂，脉遂見沉矣，此留飲較脇下痛引缺盆者，又深且

隱節篇

盛。俱陽漸衰。陰漸盛。氣漸不行。水漸無制之象也。右二證同爲留飲。而分深淺輕重不同如此。苟施治得法。留者尚可去。爲其顯居露處。藥力可以滌蕩之也。再久而失理。留者入而愈深。自成窩巢。盤踞居之。留飲竟爲伏飲矣。

膈上病痰。滿喘欬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劇。必有伏飲。

諸症皆伏飲內寒逼陽在外之候

按仲景又爲明伏飲之患。如膈上病痰。滿喘欬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劇必有伏飲。留飲在內雖爲病。而病不過在飲論飲。不至致肆出爲害。若久而且深。其邪根維于險阻之中。遂致變動于膈殼之內。膈上病痰滿喘欬吐。有伏飲以爲之根蒂。其氣逆而上衝也。發則寒熱交作。邪正相搏。陰陽互爭之故也。背痛腰疼。陰盛而凝。背乃太陽所行之道路。阻礙不通。故痛疼也。目泣自出。上實下虛。爲水

逆之邪逼而出也其人振振身瞤而劇陽虛憎寒則振振陰氣外逼則身瞤而劇莫非伏飲存于中陰邪盛于裏遂將成無陽陰獨之證也及此而預識之猶可爲桑榆之收功再延悞而浸長焉愈不可爲矣留伏二飲爲患如此主治者寧可不早辨之脉證而急圖之乎

夫病人飲水多必暴喘滿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微者短氣脉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裏虛脉偏弦者飲也

按仲景必爲詳示之夫病人飲水多必暴喘滿此留飲之所由生也其人非陽虛津衰即陰虛火盛也飲之所以得留者本以虛爲之基是先已築留伏飲之基矣兼以食少飲多脾胃之正氣正陽消歇不振可審也水焉得不停心下乎食少則脾濕失運也飲多則胃熱亡津也飲人而無救于渴祇爲停蓄之邪而已

心下陽分。豈水邪可停留之地。甚者必上犯心主。以水尅火于密勿之內。乃至危之機。傷寒論中。已言之。其微者。亦能阻膈正氣。令氣不通順。而水邪愈能稽阻其宣導矣。雖但見短氣。而久亦爲害不淺也。其證如此。再診其脉以辨之。如脉兩手俱弦者。寒也。寒在何處。寒在中也。中卽裏也。裏陽衰而陰寒盛。此水邪留伏之本病也。其原于大下後。不爲溫補。故裏虛而易致外邪之相侵也。人身裏如城府宮中虛無人。盜賊窺于外。狐鼠踞于內矣。再診之。偏弦者。飲也。乃飲所注而爲留爲伏之所也。此仍于仲景論積聚之脉。明其說。雙弦者。脉兩出也。彼言積在中央。可知此乃寒在中央也。彼言脉出左。積在左。脉出右。積在右。可知此飲之爲左爲右也。言雙弦之寒爲飲。本病之所原。言偏弦之飲爲飲標病之所居。仲景之示人。可謂愷切詳明之至者矣。

肺飲不弦。但苦喘短氣。

此脉有飲而脉不弦以飲在上之故脫下支其脉平六字以淺較溢之飲而沉脉則沉緊此皆以爲支飲在肺之喘不能臥加短氣也

按由此弦脉而論之。凡飲必弦矣。此診不弦者。迨支飲之留伏于胸膈者乎。支飲之爲病。較餘三飲爲甚。以其近于心肺勢處至逼也。再由留而伏。心肺之間。支飲伏焉。寧不百怪俱見。他變雜還而至者耶。仲景言肺飲即心肺間之支飲也。言不弦。弦脉爲病。倘淺。不弦。則必見沉緊。而爲病至深矣。惟但苦喘短氣似飲病之常。而其本原則至劇也

支飲亦喘不能臥。加短氣。其脉平也。

按遂並支飲之脉證而論之。支飲之證。亦喘而兼不能臥矣。若肺飲而并伏留之支飲。則但吐涎沫飲水而已。肺飲無短氣。而支飲則欬逆倚息。氣短並見。此支飲之留伏于心肺之間。胸膈之上。有似于肺飲。而實輕重深淺俱不同也。再辨之于脉。其脉反平。平者。不弦也。若爲肺飲上以侵上焉。得不浮而弦之脉見。乎。今其脉平而不弦。必浮取中取俱不弦也。然則沉取之必弦緊可寄矣。仲景言其脉反平。爲中取之而

言也。至于沉者。有留飲之脈早已言之于胸中有留飲之條也。可見此肺飲不弦。及支飲亦喘二條為支飲之留伏胸膈者。言其病至深重也。以見不同于肺飲之淺邪也。人孰能于言脈不弦。言脈平而識先賢之奧旨哉。飲之為證為脈。次第言盡。

辨證由脈靜細可思

而後及于治法。請先就痰飲以明之。

治痰飲法

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

按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痰生于胃寒。飲存于脾濕。溫藥者。補胃陽。燥脾土。兼擅其長之劑也。言和之。則不專事溫補。即有行消之品。亦槩其例義于溫藥之中。方謂之和之。而不可謂之補之益之也。蓋痰飲之邪。因虛而成。而痰亦實物。必少有開導。總不出溫藥和之四字。其法盡矣。言攻下者。固非。專言溫補者。亦不達和之二字之理也。仲景之言。一字千金。不能易者也。試論仲景次第治四飲之法。

心下有痰飲。胸脇支滿目眩。苓桂朮甘湯主之。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方

茯苓四兩　桂枝三兩　白术三兩

甘草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小便則利，

按心下有痰飲，胸脇支滿目眩，苓桂术甘湯主之。此痰飲之在胃而痞塞阻碍，及于胸脇，甚至支系亦苦滿而上下氣行愈不能利，清陽之氣不通，眩暈隨之矣。此雖痰飲之邪，未嘗離胃，而病氣所侵已如斯矣。主之以苓桂术甘湯，燥土升陽，導水補胃，化痰驅飲之第一法也。胃寒痰生，胃煖則痰消也。脾濕飲留，胃燥則飲祛也。可以得此方之大義用之諸飲，亦無不行矣。

夫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湯主之。方見上

何云甘遂甘草性相反也

腎氣丸亦主之 方見婦人雜病中

按即其人兼短氣之證。不當以痰飲論而可以支飲論之。然導水之外。無治水之法也。亦主之以前方。可見支飲亦可治也。以此法又為利小便而不傷于強迫其小便。亦為第一法也。仲景又主之以腎氣丸。以附桂入六味滋腎藥中。益火之源。以烘煖中焦之陽。使胃利于消。而脾快于運。不治水而飲自無能留伏之患。是治痰飲以升胃陽。燥脾土。為第一義。而于命門加火。又為第一義之先務也。

病者。脈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此為留飲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湯主之。

甘遂半夏湯方

甘遂大者三枚 半夏十二枚以水一升煮取半升去滓

今並用者二藥相攻飲乃自此蕩而去也蜜能解毒故用之誌悔也

芍藥五枚

甘草如指大一枚炙一本作无

右四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藥汁煎取八合頓服之

㨿是法俱本王道爲治亦德禮之道齊矣若夫梗之徒有不率教化者何以處之仲景又出一法如病者脉伏爲卞邪所壓涸氣血不能通故脉反伏而不見也其人欲自利利反快水流濕而就下以下爲暫洩其勢故暫安適也然旋利而心下續堅滿此水邪有根蒂以維繫之不可以順其下利之勢而爲削滅也故曰此爲留飲欲去故也蓋陰寒之氣立其基水飲之邪成其穴非開破導利之不可也主之以甘遂半夏湯甘遂以驅邪爲義半夏以開破爲功而俱兼燥土益陽之治佐以芍藥收陰甘草益胃更用蜜半升和藥汁引入陰分除邪留伏之處而經理之八合頓服求其一洩無餘也此乃刑政之用足以匡德禮之

不逮也。况仍不失其本意乎。此仲景之治痰飲也。然凡飲之留于腸胃之間者。苟不致于別立窠穴。皆可順其勢而利之矣。

脉浮而細滑。傷飲。○脉弦數。有寒飲。冬夏難治。○脉沉而弦者。懸飲。内痛。○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

十棗湯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各等分

右三味。擣篩。以水一升五合。先煮肥大棗十枚取八合。去滓。内藥末。强人服一錢七。羸人服半錢。平旦溫服之。不下者。明日更加半錢。得快之後。糜粥自養。

治痰飲

明快而精細

按再爲明懸飲之證脉與治法脉浮而細滑傷飲脉浮而細即弦也兼滑飲中有痰也此痰飲之脉也但在胃則不浮矣浮必不在胃也如于左右見者即前言偏弦之脉也知非痰飲之在腸胃而爲懸飲之在脇下也又有脉弦者懸飲也兼數者挾熱也仲景何以反言寒飲飲自寒而挾者自熱也所留之飲爲陰寒之水邪水邪既留濕上甚爲熱寒水與濕熱相攙遂成寒熱雜合之飲證矣冬天寒從熱治而妨于脉數之濕熱夏天暑從寒治而妨于陰寒之水邪故言冬夏難治也仲景于治積聚中常言勿逆天和矣時令之氣與病邪原相消長也水飲亦積聚之一端復于此言冬夏難治可因之而推四時皆有難治之故又必皆有乘時易治之理矣苟非知天知人者何足以明于此哉況寒熱雜合之邪治寒妨熱治熱妨寒原有難治之道不必定在天時主治者于此容昧乎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之法乎凡病皆有寒熱雜合之邪亦皆有寒熱雜合之治獨在脇下近于厥陰少陽更爲陰陽寒熱進退往來必由之所其成寒熱雜合之

變更易是非于二經求寒熱雜合之治將茫然無下手處也于何求之誠求之于傷寒論中少陽厥陰二篇升降和解之義大明矣知此難治者庶乎未必難治也雖傷寒論中所言者外感而懸飲係內傷苟能明治臟腑相連寒熱摻和之法而脇下之邪自有開破之方矣此俱仲景言懸飲在脇下之奧旨千古無人勘破者也遂明言懸飲之脉證脉沉而弦者懸飲內痛前言浮爲懸飲在脇今又言沉爲懸飲在脇何也前言脉浮連而細滑作一句讀浮而細者弦也浮細而滑者弦之數也此于關部之中取候之也即所言寒熱雜合之水邪在脇下也此言沉而弦者沉取亦見弦也飲之根繫于脇下少深者也此于關部之沉取候之也推之前言肺飲不弦乃于寸部中浮取不弦也肺飲于寸候之浮取應弦不弦則無飲然却有飲是浮取不得中取沉取必得也故知其非肺飲而爲支飲也今懸飲之脉浮取浮細中取細滑者一診法也中取細滑沉取沉弦者又一診法也俱就懸飲之邪結有淺深故脉之浮中沉三候分應之也沉

取既弦。則邪之深伏脇下。必欬唾引痛。前已言之。可知此脉三條。但為懸飲言診法也。遂出懸飲治法一則。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懸飲之在脇下。自成一巢穴。如孤軍獨立。非单刀直入之將。入虎穴而求虎子。不足以破其險阻也。芫花甘遂大戟。耑主逐水去濕直達水飲窠囊之處。取效甚捷。和以棗肉。令不傷胃。治水之耑劑。正所以攻脇下屈曲之邪。至當不易也。服法斟酌强羸人。快後養以糜粥。皆全胃氣也。此仲景治懸飲之一法。不盡者。應于傷寒論中。少陽厥陰二經求治法也。仲景已論于傷寒。故不復及。

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小青龍湯亦主之。

大青龍湯方

麻黃六兩去節　桂枝二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杏仁 四十箇去皮尖　生姜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石膏 如雞子大碎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多者、溫粉粉之、

小青龍湯方

麻黃 三兩去節　芍藥 三兩　五味子 半升

乾姜 三兩　甘草 三兩炙　細辛 三兩

桂枝 三兩去皮　半夏 半升湯洗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

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按溢飲之治則何如仲景言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飲旣泛溢于四肢身體疼重非由二重可以盲導矣得汗而皮毛所出之汗無非水邪以風勝濕之義也大青龍本行水之神用以驅治水邪興雲致雨使濕無所鬱而氣暢陰無所凝而水消方解在傷寒論中已詳之矣服後忌汗多汗多則助濕溫粉粉之使皮膚乾燥又以燥勝濕之理也至小青龍之用又全以燥土除濕爲義矣大抵溢飲之證未有不兼風寒之外邪者風寒多濕少者大青龍可用也濕多而風寒少者小青龍湯可用也俱于傷寒論中備載其說主治溢飲者

尤當參觀而求明焉

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其脉沉緊得之數十日醫吐下之不愈木防已湯主之虛者卽愈實

者三日復發復與、不愈者宜木防已湯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

木防已湯方

木防已三兩　石膏十二枚雞子大　桂枝二兩　人參四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木防已加茯苓芒硝湯方

木防已　桂枝各二兩　人參

芒硝　茯苓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再微煎、分溫

再服微利則愈

按支飲之治則何如飲何以名爲支支飲之爲證何以獨重于別飲也可闡其說乎蓋支飲者不在胸中不在心下不在脇下而自立一窠穴也窠穴在何處其在支乎支者臟腑維繫貫通之系絡也在傷寒邪不結胸又不作痞獨成一證謂之支結亦此理也此支既爲系絡何處容飲不知系絡亦有膜原此飲即以募原爲其囊橐而涵處其際不惟使臟腑之正氣不能充周且隨系絡而流注其寒濕之邪于臟腑之間爲害不至大乎況其地分即肺所以行氣之系脾所以輸精之絡也此而有邪上焦已塞中焦已滯焉得不欬逆倚息短氣不得臥諸證俱見乎更將藉此系絡行氣輸精者遂行輸水邪于周身矣其形如腫眞腫尚在皮膚此如腫則在分肉之間經絡之內矣較之皮膚尤深而且奧也此邪所踞乃至要之所所行乃至深之道故此地飲證爲患獨大而切此支飲之名所以揭出三證之後也千古以來言支飲支結者

總不實指其邪之所在何以能如經言察其所痛而知其應乎今試表出之不知有當否請以經絡彙編之說質之經絡彙編云手厥陰心包絡經一名心主即膻中也總一經而各異其名耳其形質在心下橫膜之上豎膜之下與橫膜相連而黃脂裹者心也其脂膜之外細筋膜如絲與心肺相連者心包絡也然包絡非止于心聯絡而包之已也其實一脂膜羅膈相聯與脾之大絡腹內之脂膜過徹腔中統彙于脊臟腑藉此以相聯臟腑之氣血即藉此以相貫既係于脊則臟腑與軀殼相聯必借此臟腑之氣血與軀殼相灌亦必借此則包絡實臟腑之總司也有名有形所謂無形者非也其經之脈起于胸中出屬心下之包絡由是下膈絡于三焦之上脘中脘其支者自屬心包上循胸出脇下腋觀此則支飲之邪所寄之域可明矣其支飲之得名即以其經脈之支者又可知也故余言之系絡即彙編所云脂膜羅膈也余言肺行氣之系脾輸精之絡即彙編所云臟腑軀殼俱借此相通貫氣血也復就其支脈之起于胸下于心

千古無人道著

下之包絡而得支飲之名然則支飲非客于心包絡將奚託乎以此知傷寒之支結亦結于此而已此證之所以獨深而且迫也乎支飲之鼎穴既得可以行征伐之令矣仲景爲出治支飲之法云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其脉沉緊得之數十日醫吐之不愈木防已湯主之虛者即愈實者三日復發復與不愈者宜木防已湯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言膈間而羅膈之上脂膜之間爲邪之所在更可明矣近于肺而逆故喘滿迫于心而滯故痞堅胸膈留陰濕之邪陽氣不能敷達故面色黧黑寒濕之氣合飲邪伏留于上部陽爲所鬱故脉沉內伏陰寒故脉沉而且緊證脉一一相符爲支飲無疑也雖飲在胸膈可以涌越而脂膜之中立有窠穴非吐可盡其邪所以不愈主之以木防已湯以防已除濕逐水爲君以石膏清熱利水爲佐以桂枝升陽益胃人參補氣調津爲主治之主治使邪去而正不傷且使正旺而邪可自去誠治支飲不易之法也虛者邪氣微可以得湯飲除而愈實者邪氣盛飲除之不盡三日

後聚則復發而不愈前方去石膏加茯苓芒硝耑力破堅逐水使並勁旅直搗深穴破寇安良收功可必矣前方用石膏恐其羣寒辛温風燥之藥近心而心惡熱故用以鎮靜其君主不致擾亂方可勦捕庭之賊且濕氣鬱其上其為熱亦必用辛涼以解散為驅逐也不然水濕陰寒逼處胸膈豈滋用寒涼乎不知熱因寒用行此道為謹表出仲景之意使天下後世遵信之勿疑可矣後方去石膏加茯苓芒硝以其既散復聚則有堅定之物留作包囊矣芒硝鹹寒破堅走水而仍遠于心惡之熱以代石膏恐其以堅投堅而不破故以更投堅而即破也非仲景孰能于近心之處用遠熱之法治寒濕之邪若此之神妙者乎後學倘勿輕言能讀仲景哉

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澤瀉湯主之

澤瀉湯方

澤瀉五兩　白朮二兩

右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支飲胸滿者、厚朴大黃湯主之。

厚朴大黃湯方

厚朴一尺　大黃六兩　枳實四枚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支飲不得息、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方見肺癰中、

按仲景又言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澤瀉湯主之。心下與膈間。俱支飲留伏之所。愈知爲心包絡矣。冒眩者。風木之病。不知水濕之氣逆衝。而陽氣不能宣達。亦能冒眩也。澤瀉利水。白朮燥土。水土平。則地寧而

不滿矣。又有支飲而胸滿者。實邪也。飲有何實。飲之所聚。必與痰涎津液久爲窠囊。所以爲有形之邪。以厚朴大黃湯主之。以治實邪。爲有物無殞之義也。又有支飲不得息者。即喘息不得臥之證也。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爲喘逆上部胸膈水飲立法也。二法一並水飲痰涎而下之。一喘就水飲而祛之。主治者視諦其脈。沉弦甚與不甚。其證心下堅痞。不堅痞。再詳察其正氣虛實。身形強羸。擇而用之。不拘于法。方可謂善遵守仲景者。

嘔家本渴。渴者爲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小半夏湯主之。千金云、小半夏加茯苓湯

小半夏湯方

半夏一升　生姜半斤

右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按又有嘔家，假非飲病，然嘔者多渴。嘔而不渴，必心下有支飲也。雖其餘他病，未必當屬之飲，而即此一病，則支飲必他病中之兼有者也。他證爲何，應詳之別求其治法。至于所兼見之支飲，則可以兼嘔而治之也。主之以小半夏湯。半夏燥土開氣，生姜溫中散寒，心下支飲可以愈，而嘔可以止乎。蓋嘔而不渴之嘔，爲心下水邪逆衝，開之逐之，溫之散之，而其邪可息也。此就嘔家言之，亦他證也。不當飲邪爲患，而兼治之法如此，可類推于無盡焉。飲病當見者當治之，兼見者兼治之，務在不出仲景範圍而已矣。

腹滿，口舌乾燥，此腸間有水氣，已椒藶黃圓主之。

防已椒目葶藶大黃圓方

防已 椒目 葶藶（熬） 大黃各一兩

何云一丸疑誤隨病所加爲妥

口中有津液則津足而水氣結矣如渴不止則是濕熱尚未全除故加芒硝之鹹寒以蕩滌之是有兩層意註意少混

右四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飲服一丸，日三服，稍增，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兩。

發又有腹滿，口舌乾燥者，此腸間有水氣，留伏也。已椒藶黃丸主之，防已葶藶除邪逐水，椒目燥土溫中，大黃滌蕩滌熱。服法日三丸，仍漸增，及口中有津液而渴不止，加芒硝，殆爲濕上甚爲熱，熱甚燥而結，兼有積聚鬱堙，涵雜于飲邪之中爲害，其人壯盛，有餘之治也，非此則不可輕投者也。

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半夏加茯苓湯主之。

小半夏加茯苓湯方

半夏一升　生姜半斤　茯苓三兩一法四兩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按)又有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而悸者此飲邪瀰浸于上下之證也氣逆則嘔吐氣塞則心下痞上陽不宣則眩中陽不振則眩也此皆膈間有支飲之水邪也主之半夏加茯苓湯于燥土除水溫中散寒之治倍用淡滲使邪從小便而去治凡飲之大法也不止為支飲言也

假令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顛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五苓散方

澤瀉一兩一分　猪苓三分去皮　茯苓三分

白术三分　桂枝二分去皮

右五味為末白飲服方寸七日三服多飲暖水汗出愈

按又有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顛眩。瘦人火盛于內者多。何以反有水邪。陽虛氣弱之甚也。臍下悸。陰寒厥逆之氣。下伏也。即欲作奔豚之兆也。吐涎沫。陰寒水濕之氣上逆也。腹腸間上下盡是陰邪。而陽令不行甚矣。為眩為顛。陰病無疑也。主之以五苓散。導水升陽。使陰從小便宣泄。而心宇泰然矣。此以治伏留之飲。上則濡首。下則濡尾。太甚之邪也。此亦似為支飲切迫下心者。言治法。而凡飲邪之盛者。俱視此為治矣。不必拘也。服法又令多服暖水。汗出自愈。既開鬼路。復通天門。五苓原為表裏兩治之法也。傷寒論

仲景言之詳矣。

附方

外臺茯苓飲治水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後心胸間虛氣滿不能食消痰氣令能食

茯苓　人參　白朮各三兩

枳實二兩　橘皮二兩半　生姜四兩

右六味，水六升，煮取一升八合，分溫三服，如人行八九里，進之。

（按）又附外臺茯苓飲，註云，治心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後，心胸間虛，氣滿不能食，消痰氣令能食，蓋爲脾胃虛弱，痰飲積聚言治也，將有痰飲，已有痰飲，及痰飲驅逐後善調之計，俱可用也，乃用君子調元贊化之方也，以茯苓淡滲水飲，爲君，人參，白朮，資補其脾氣，生姜扶助其胃陽，枳實橘皮，行其積聚，日三服，徐徐調理，使胃氣旺而胃陽充，飲食日進，痰飲日消，營衛流通，肌體豐潤，王道迂徐無近功也，豈可淺近視之哉。

欬家其脉弦為有水十棗湯主之。方見上

按欬嗽者因痰飲而欬嗽也有因外感風寒而欬嗽者所謂形寒飲冷則傷肺也此傷風感寒之咳嗽也有因內傷勞倦而欬嗽者所謂陰虛內熱火刑肺金也此虛勞之欬嗽也于此俱無涉也仲景命之曰欬家當為痰飲在內逆氣上衝之欬嗽言也故其脉必弦無外感家之浮無虛勞家之數但見弦者知有水飲在中為患也主之以十棗湯使水邪有所折制斯下注而免于上厥也

夫有支飲家欬煩胸中痛者不卒死仲景之意宜早治以十棗湯至一百日或一歲則難治矣宜十棗湯者宜于百日一歲之前也若謂日久飲深宜十棗湯恐非聖人履霜堅冰之意總之涵泳白文自明　方見上

按又如有支飲家欬而煩胸中痛者水飲久積膈間臟腑之支系壅閉痰塞血氣不得流通久必他變叢見

疊出不可救藥也上逆故欬濕上甚爲熱近于心藏故煩氣血格阻故痛此其可驗之外證也不卒死非幸也至一百日或一歲有可死之道也仲景言宜十棗湯治之既早邪去正復是起死回生亦貴預計豈懸崖可以勒馬乎

久欬數歲其脉弱者可治實大數者死其脉虛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治屬飲家

按又有久欬數歲飲之留伏也久矣證之成患也深矣診之脉弱者久病正虛是其常也久病而邪亦衰是其幸也可以于補正氣中寓逐水飲之法治之徐徐可收功也故曰可治若夫診其脉而實而大而數則正虛而邪方盛欲補其正有妨于邪欲攻其邪有害於正可決其死也然此亦爲治之不如法者言耳苟能遵奉仲景以扶陽益氣爲本以溫中散寒清熱散邪爲斟酌以導水于二便宣水于發汗爲權宜何遽

致于必死乎。再爲診脈虛者之證。必苦冒。脈虛則氣弱。氣弱而水濕洞雜于中。清陽之氣必不能升。如物掩覆之。所以苦冒。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之故顯然矣。仲景又明此治。不必問之冒家也。還屬之飲家。飲消而冒自除矣

欬逆倚息不得臥。小青龍湯主之。方見上

青龍湯下巳。多唾口燥。寸脈沉。尺脈微。手足厥逆。氣從小腹上衝胸咽。手足痺。其面翕熱如醉狀。因復下流陰股。小便難。時復冒者。與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治其氣衝。

桂苓五味甘草湯方

茯苓四兩　桂枝四兩去皮　甘草三兩炙

五味子半升

右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按)又爲申明欬逆倚息不得臥用小青龍湯後多唾口燥者辛熱之藥能散發陽氣飛越于外內不和則口燥口燥則多唾也診之寸脈沉尺脈微寸脈沉者支飲有窠囊欲去之而不能盡去也上以候上上乃陽分而陰寒之邪踞之如此其牢固上陽不振明矣尺脈微者正陽虛于下而陰寒之氣斯厥逆而上奔也下陽不振又明矣于是手足厥逆氣從小腹上衝胸咽陰寒之僭越上下全無陽令更甚明矣于是手足痺而不仁其面翕熱如醉狀下有陰寒逼越上有假熱浮游竟與少陰下真寒上假熱譫無異也其氣既上衝胸咽復下流陰股任其奔驅如入無人之境周身之陽俱不充也又明矣陽不充則氣不化又有陰

寒之邪，痞塞于下，小便必難，清陽之氣，不能升舉，必時復冒，皆陽亡陽盛，肆往來上下爲患也。既服小青龍所以得此者，陽散于外，正氣不足以勝邪也。正氣不能勝邪，逐與之固洿于軀殼之內，其邪抗拒不服反欲逐滅其陽，漸至不返，見此急宜固陽，崇以扶陽逐水，補氣收陰爲法，足以匡小青龍之不逮矣。救小青龍之投，而爲之再造，務期陽返于舍也。茯苓滲水，桂枝扶陽，甘草補中，五味收陰，蓋防其上衝外散。須于亡陽奔豚等症，故治法亦歸于扶陽抑陰爲用也。

衝氣即低，而反更欬胸滿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湯，去桂加乾姜細辛，以治其欬滿。

苓甘五味姜辛湯方

茯苓四兩　甘草　乾姜

細辛各三兩　五味子半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

㊟服後如衝氣卽低、是陰抑而降矣、然降而不卽降。反更欬胸滿者。有支飲在胸膈留伏。爲陰邪衝氣之東道。相與結聚肆害。不肯遽降心從陽也。法用桂苓五味甘草湯、去桂枝之辛而升舉。加乾姜細辛之辛而開散、則胸膈之陽大振。而飲邪自不能存。況敢竊隱陰寒、上衝之敗類乎。雖云以治其欬滿。而支飲之邪亦可騐衰矣。

欬滿卽止。而更復渴。衝氣復發者。以細辛乾姜爲熱藥也。服之當遂渴。而渴反止者。爲支飲也。支飲者。法當冒。冒者必嘔。嘔者復內半夏以去其水。茯苓桂枝五味甘

草湯去甘草桂枝加細辛乾姜半夏湯主之

桂苓五味甘草去桂加乾姜細辛半夏湯方

茯苓四兩　甘草　細辛

乾姜各二兩　五味　半夏各半升

右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

按然欬滿得仰止矣而更復渴衝氣又復發者何也何是自明其理謂以乾姜細辛之熱藥用以治飲熱行于上焦所以法當渴也此無妨于事飲去則津生津生則渴止不須周章多事也故法當遂渴而渴乃不久其渴反止此又何故蓋飲故也飲去何以復謂之飲也飲必由胸膈入胃注腸下於小便宣洩也此暫渴所以謂之飲去也或者支飲一證較他飲證獨深有不能盡祛之邪所以渴止驗之於法當冒冒者且

此仲景之治法也即聖人慎疾之意也

必嘔。嘔者支飲不盡降洩。又必逆衝作嘔致胃也。氣無息。不往。來。上下。而邪。即隨之。升降。一。定之。理。也。主治者。見此餘邪復升而上衝。亦不必更張其治法也。加半夏之辛苦。以開以散。前藥用之。可以收全功矣

水去嘔止。其人形腫者。加杏仁主之。其證應內麻黃。以其人遂痺。故不內之。若逆而內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虛。麻黃發其陽故也。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杏仁湯方

茯苓四兩　甘草三兩　五味半升　乾姜三兩

細辛三兩　半夏半升　杏仁半升去皮尖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

㊟再有連服前藥朮去嘔止矣但其人形腫者又何故形腫者氣浮也即支飲中如腫之證也陽浮弱于外而陰盛凝于裏也前方加杏仁降氣爲主治氣降而飲自行腫自消矣如腫之證假四肢之溢飲而非四肢之溢飲乃支飲也溢飲之水在皮膚支飲如腫之水在分肉之中經絡之內也所以皮膚之水可發汗而經絡分肉之水不可發汗也況如腫之證陽已外浮陰已內盛何可重汗之以亡其陽所以仲景云其證應內麻黃以其人遂痹故不內之若逆而內之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虛麻黃發其陽故也其人痺者陽不充周也若逆而治之其陽愈衰必成厥逆之證見陰盛之不宜更弱其陽也其人血虛者即經絡分肉之間營道空虛也雖是血虛究爲氣弱既爲氣弱即爲陽浮麻黃發越陽氣愈無內固之守何以消飲邪行氣逆而爲陰寒內盛之防禦哉此所以以杏仁降氣行水于內而且溫中理脾不同于麻黃之治溢飲也此仲景爲正陽顧慮者深切也

此條乃陽盛之人而有存飲者有飲不可謂之陽盛然火邪盛亦謂之陽盛以濕生熱耳故可以大黃行

若面熱如醉此為胃熱上衝熏其面加大黃以利之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大黃湯方

茯苓四兩 甘草二兩 五味半升 乾姜三兩

細辛三兩 半夏半升 杏仁半升 大黃三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

按若其人面熱如醉此濕熱邪溷雜于肺胃故其色見于面也面屬胃胃熱上衝熏其面而面赤發熱一定之理也加大黃以利之熱瀉而水自全滌矣濕上甚之熱常溷雜飲邪濕熱合而為痛如脉弦數有寒飲之證是也其法治寒熱雜合以逐水而熱清重則十棗湯丸輕則五苓散是也下有實寒上有浮熱者如多唾口燥而手足厥逆面翕熱如醉狀是也其治法扶陽滲水補中收陰而熱歛桂苓五味甘草等湯

是也。辛熱藥行。飲去而胃津亦傷者。胃熱上衝。面赤發熱是也。其治法用調胃之藥。于前方。胃中濁氣去。津液生。而熱息。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大黃湯是也。飲證為寒因。而成證後。不能無所挾之熱。明乎此三者。則所挾之熱虛實真假。可兼理之無惧矣。仲景自敘用小青龍湯後。歷述其變證。而隨證以立法。病情無方。用法亦不窮。誠神明在手。變化由心者乎。人能由此而層層推求。盡其情通其變。何病不足治乎。惜乎滯礙之意多。權宜之知少。總由于理不明識不格而已矣。

先渴後嘔。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小半夏茯苓湯主之。

方見上

按仲景又言先嘔後渴者。已言之。蓋嘔者水逆。而渴者藥行也。乃有先渴後嘔者。何如。先渴後嘔。則亦水逆也。水停心下。阻隔正氣不升。則正津不上于胸咽。故渴也。渴必飲。飲水得水而愈滋其衝逆。所以先渴而

嘔家有二非痰飲即渴勞上故詳附見而爲兼病

後必嘔也此屬飲家當治其飲不可以爲渴家治其渴也治飲則用辛燥治渴必用寒潤大相矛盾矣可不明其屬于何家而妄理乎主之以小半夏加茯苓湯無非滲水開格溫中散寒爲治也方義已見不復贅矣以上仲景就欬嗽胸滿或嘔或渴言證雁敘其由來至詳矣然不過爲飲家兼見之病治飲而諸患自息余故首言欬嗽不 于痰飲凡爲喘滿爲作渴爲嘔吐爲爲面熱甚至爲手足厥冷爲眩冒煩悸種種難以名言但于飲邪識其端倪則無不可兼理之無難矣明乎此即痰亦飲家所兼見之證況其他乎仲景此篇即當以飲病名篇也可矣